

地260.10  
139  
第20卷

沔陽州志

第十五卷  
藝文志記  
疏論序  
雜論





沔陽州志卷之

藝文記

五嶽山房記

陳文燭

沔蓋古雲澤云江漢之水合流繞郭非司馬長卿所稱罷池  
陂陀下屬江河者哉故境內無山而余世家江北古城竹塢  
人稱山林云家按察公移居郭內於復中坊構書屋數楹前  
致奇石者五中高而秀者象太室東一象日觀峯西一象蓮  
花峯南一象岫嶺峯北一象太行之碧玉皆大人題品東吳  
陳方伯子兼書五嶽山房扁焉四明豐吏部人季南海黎秘  
書惟敬吳興徐按察子與賦詩歌投贈又舍人梁思伯廷評  
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記

梁彥國俱在羅浮各繪爲圖西蜀甘憲副征甫掛冠東岱貽  
真形一圖四壁蒼翠泠泠有聲嗚呼奇矣昔向長有各山之  
興自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思畢婚嫁便遊五嶽宗炳棲邱  
飲谷徵辟不就經遊勝處悉圖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眾  
山皆響今吾廬面奇石又多海內名筆乃大人詠歌其閒庶  
幾宗少文所稱卧遊哉若向子平之願則不穀又何讓焉遂  
操筆而爲之記

玉沙草堂記

陳文燭

江北古城昔時玉沙縣也水經有白沙水自江口入沔湧玉  
泉在城之北憲使柯公喬嘗登古城詢父老以泉莫得也乃



城濠卽泉地乎余改爲湧玉陂而結廬於古城之內且地號  
上門東號下門吾陳世家焉永樂間鄉進士平博士父子所  
居先中順公時遊焉嘉靖閒屬之翰林學士童公先中議公  
時遊焉崇岡峻嶺茂林修竹蓋郡城之孤秀也萬厯閒屬之  
小子無論二氏之亭榭鞠爲荒草卽崇者卑峻者夷茂修者  
剪矣小子易數家地拓而爲園且復古路中榜其堂曰讀書  
館曰懷陸閣曰溪山深秀亭曰脩然各有小記後爲亭者二  
左仍平之亭曰翠雨董述夫書右仍童之亭曰來嶽張伯起  
書亦以四五公之風猷尙在山坳水曲之間也或謂園秀而  
野品而確永有傳乎余笑曰茲地堵而雉雉而城城而阡陌  
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記  
天地山川有易也而况園乎昔人等園爲主而主者客也卽  
有之千百年閒視二氏俱客耳而况名乎吾爲吾園而已題  
爲玉沙草堂而記之

遊黃蓬山記

陳文燭

壬午秋九月六日余久禪先公制門人王子之翼約遊黃蓬  
黎明出南紀門鄉人段子艤舟柳口行半日宿達路村問黃  
蓬在百里外段子談取魚事芳餌則鯛可得也忘筌則鮒難  
得也天下事多自取焉張燈縱飲四顧不能寐遠山漁火明  
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段子曰令先公生平思遊黃蓬  
而公終之耶出先公扇頭詩誦焉愴然者久之明日過黃蓬



湖天忽微雨和風漸起煙霏霧結人語不聞濤聲遞響真若  
萬馬騰空而下也少馬忽霽綠楊碧樹隱隱有芳菲之色鷗  
鷺出沒水上若與人狎而不去也是夕宿曾氏竹籬茅屋在  
沙渚閒波光月明水天一色艇子善歌者聲滿几席昔人聞  
樵歌牧唱洗盡腸胃塵土不信然耶越明日乃重九節也起  
望黃蓬宛在咫尺舟行不能至午刻始至山下鄉人手茱萸  
黃花迎馬余友劉子完李子孟時先遲於靈福觀坐久請曰  
今非牛山戲馬台之會乎幸公賦之余唯唯日西至石林庄  
蓋山純土獨此有石云余與三子賈勇登山發汗沾衣到松  
林下其涼如洗聲奏笙簧寒氣逼人蓬山之孤秀也余未至

而遠有樹者望鄉峯也峯如山之首云上有三仙廟俟異時  
謁而碑焉庄頭進卮酒縱飲談多世外語漏下三鼓一寤而  
覺次日同三子登石靈山頂大江東下白練千里南則嘉魚  
諸山如錦屏前列左金紫爲山庄之青龍右赤壁爲山庄之  
白虎而長安委曲繞之若待乎幽人貞吉耳庄右曰赤鵠山  
庄左曰青山湖其中小圓山亦勝地也庄後過石靈廟至掘  
斷山山有陳友諒祖墳高皇帝斷其地脉者也廟後過圓山  
至岳山至小龍尾有丞相塚不知何許人也劉子曰蔡家山  
有樹千年物烏林磯並馬先檢討墓在松林山余拜謁焉王  
子曰石子圻有劉氏塋金窩山有王氏塋蓬湖雙洲當其前



先大父墓在大金山將軍墓在大圓山余瞻望者久之大都人傑地靈語不虛矣三子同余至崇鳴寺飲焉寺前有澗吞湖水而溢復遶寺後流聚龍潭入於江澗如山之腹云寺西有倉臺五顯廟廟西有祈雨臺吳文塘蓋山中人口祝唐張巡禱旱卽應者由臺而登古城城爲魯肅築望梳洗臺菖蒲澗如畫所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者耶城如山之背云由城而東則劉氏世科坊在黃蓬街外祖任先生故居在馬獨子孫散處莫辨丘墓耳俟異時訪而志焉三子別余獨宿山庄次日舟中請余賦赤壁謂蘇子黃州蓋借言耳余謂宗測性同鱗羽愛止山壑嘗登東岱歎昔之英雄高牙大纛馳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記四

騁乎名都壯邑田夫巷婦嘖嘖以爲神仙而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壘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蓋借之造物者還冥漠中如戰場之在茲山是也彼寧知名山大川亦借耳終歸於無有哉赤壁雖不賦可也寺觀余有碑不詳記中

女忠祠碑記

明尙書 李長庚

崇禎間流寇之害似堯之涿水江以北河以南所在戒嚴霍邱令黃侯至邑清賦卹瘼平情戢宄無不就其窾會爰講桑土之謀伍什棊列揀精銳以備干掇若戈矛弩炮若蜀礮瓶甌備之惟恐不及古所謂陰以武取陽以文興君侯有馬民心輯和若曰寇至則惟君侯之指臂腹心是聯是歲首侯以



三載考績故事躬領錢穀之數聽命上臺上臺允而疏聞於  
廷方始還任不意賊由楚豫飄而走淮潁大半無堅城也霍  
邱之民違其大令無所稟成倉卒賊入民猶攘臂一呼持戟  
挾矢交衢綴族圭竇巷戰曰侯先有成算在吾儕小人何以  
不遵賊不敢久據遂遁去民復率精銳尾逐之方事之殷也  
侯之內闔陳李二夫人聞變矢曰夫在城必可守今出獨我  
兩人耳婦人從夫者也夫無可從應以死謝夫夫職守城者  
也夫去城失應爲夫以死謝國城之深澗其藏身之處乎遂  
自相縈抱並投而死侯至哭之兩尸應聲浮出猶生也觀者  
如堵曰不圖今日見兩奇節士民泣請臺司使者備陳其事  
西陽州志卷十一藝文記  
五

於廷時功令方嚴天子獨念侯以考成公事而出變起意外  
受害慘甚及里民巷戰尾追完保諸狀仍令還任以從民情  
其在近日稱異數也士民欣喜曰天子明見萬里全侯所以  
全邑也易蹇之初六曰往蹇來遇象宜待也君侯當之詩之  
杕杜初章曰女心傷止征夫遑止其兩夫人之謂乎邑之三  
老率其父兄弟進曰從夫節也代夫忠也節於一家忠於  
天下天下爲大請從其忠邑紳林公因表之曰女忠祠女以  
從夫代夫爲忠匪女獨忠表夫忠也抑君侯爲令三載備殫  
心力居恒爲民父母有事則爲師帥訓定教成矣家有兩貞  
民有餘勇益見侯之入人深計畫定正所以報國而酬家也



今兩夫人長在閨中賢亦不踰閨外何自見其節卽忠何以  
自達於上耶一死而焜燿遠近尸祝史冊永其芳名譬之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而景益光沈寒凝海不能結風而風愈勁  
所謂不幸中之大幸者乘除損益道有固然行將大用是竟  
天下是式國家且永賴之合邑士民萬千其意其口也眾心  
所入黃金可化鐘石匪堅斯可以銘矣通微上人以士民狀  
至余楚人也於侯爲鄉於霍爲鄰而黃侯之治行甲戌之春  
余謬司大計時已置爲一等最其見明真切遂系以銘曰奔  
車之上必無仲尼此說不然心常疑之共工煽熾不周維絕  
有婦人焉反補其缺九載弗底正月繁霜我我勁木不減乃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記

六

芳豐城一壞劍呈其氣絕絃雖危女徵其慧霍山之下耕者  
反裘飡我粥我經始黃侯縱無高墉輯我心志縱無長戈聯  
我指臂諺亦有言人無遠情飄風驟雨倏忽千形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侯出以公賊乘以實父出子嬉燕哺於梁丹流星  
賈市赭池殃箴箴有屋此此有穀椽棧填門煙灰入飭侯之  
成式民也是遵賊幕有鳥去而逡巡鬱攸蔽外暄厖震內節  
爲夫死忠爲夫代詩有共姜猶在柏舟碑有曹娥獨赴江流  
雍邱二義睥陽兩烈此則夫人光增日月上也求材眾輸其  
木上也求魚眾筌其谷上也求忠人百其身况在雙女金玉  
偕真比目投波鷓鳥逝翼化石秦城追踪楚汨輿人訟言偉



哉黃侯家教以著國恩永醜謂水無骨何以有冰謂夜無光  
何以有燈死者女忠生者男傑祠表忠貞永留芳潔梧桐蒼  
蒼鳳鳴高岡庭植冬青道列甘棠蠹彼霍山古副南岳女忠  
之祠千古並卓

重濬沔河碑記

京山人

李維楨

按山海經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沔桑欽水經沔  
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逕沮水折而東南流注漢漢  
沔得互稱矣吾郡沔陽州者居漢之陽漢自郡東播爲蘆泆  
河東南至於上新口經鮎魚套白泆達於三江口又自上新  
播於下新經柳口環城之三面而復折於三江口合流趨於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記

七

白湖曰河曰江曰湖方言之訛也曰泆曰泆曰套曰口象形  
之似也總之不離沔近是而州人獨稱環城者爲沔河云河  
壅廢久矣觀察蜀蘇公以時始濬之其長千百十丈有奇其  
廣十丈有奇其爲橋若隄石蓄竹槩費金百有奇其役歷有  
時曰其受命部署文武吏若而人不奪穡地用不煩官府民  
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工成而不衍於素於是州大夫李君  
介邑令王君過某而請曰美哉使君之功舊史氏盍記之某  
聞之楚伍舉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如其  
盡民力以成私欲使民蒿馬忘安樂而有違心安用目觀大  
夫起謝某不佞請徵諸四民之言蓋河通而工商歡於市曰



鄉者負載輓輅道回遠得不償費其材不足以備器用今而一葦杭之矣土物無所不得入不翔貴騰踊而泉幣無壅旗亭闐闐朝滿夕虛可以爲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河通而農歡於畝曰鄉者恒雨則陸沈驕陽則金鑠今而後蓄爲屯雲洩爲行雨受令於三尺之桔槔而無閔閔望歲且夫綆汲而瓢飲葭葵榆柳而炊蔬俎而蠶烹佐我黍稷以事我父母樂我妻孥可以爲美乎某曰美哉大夫曰未也蓋河通而士勸於庠曰水之爲德也鍾匯之區珠玉斯登枯絕之野林壑不毛先王建學辟雍泮宮義謂斯矣乃者河涸而地脉斬焉斯盡今而後縈之如帶抱之如珥而風氣聚矣將使二

三子觀盈科而進道放漣漪而成文可以爲美乎某膝席而對曰美哉一舉而四民歸德焉是可記也遂不辭而爲之銘  
沔彼流水闕者誰原田每每不可治搯吾吭兮何但饑考量  
隳括謀孔多孰令聽之競作羅吁嗟蘇君手鬢河馮夷切和  
神哉沛水歸其壑焉知外帶有結兮衣有綈萬夫畚鍤千夫  
杵糞乎鼓之軒乎舞蜿蜒長隄遠如許雲漢爲章章於天皎  
若玉繩墮我前金城湯池相鈎連以濯我田挹而澌麥秀漸  
漸黍油油蟹螺汙邪滿其篝藪有新蒸澤桂蒲虞候舟鮫與  
眾俱佩以苾蘭裳荷葉鯨鱣鯉魴鱣鯊鷗鷺雁鴛鴦鴛鴦  
唼喋萍藻映蒹葭青翰之舟青絲笮芋魁羹兮蘭生酌歌玉



鳧兮胡不樂天下熙熙爲利來廓開九市聲焯焯興我百物  
佐三才鄭國在前白渠後我思古人君爲偶有穹斯石以不  
朽

觀察蘇公開河碑記

費尙伊

沔澤國也江水趨江陵東注爲沱漢水匯三澨南溢爲潛而  
郡兩據焉一城斗大二水環抱故形家言謂沔以水秀則地  
勢然矣頃者河源細水泉涸計郡治東南隅迤邐三十餘里  
悉爲平陸無論商賈貿遷及芻粟輓運與水田灌溉之難卽  
襟帶一水乃令隔閼弗通譬之於人經絡營衛不相連貫卒  
有痿痺之患此於地脉風氣所係非細也第宦茲土者率遠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記

九

廬官舍及瓜而代有掉臂去爾或一二健吏稍稱任事亦多  
首鼠兩端異懦觀望荷畚鍤爲終日之計止矣嗟夫河奈何  
不終塞且化爲陵也大夫蘇公以郎署觀察荆西旣蒞沔問  
民疾苦及一切興葺郡人士首以疏河請公毅然決策曰吾  
奉璽書廉察一方若水利天子固詔我矣矧詢謀僉同其安  
敢避事乃下令有司議工費約民田糧十鍾出粟一釜葺  
月粟具條上兩臺臺使者難之欲報罷公持益堅蓋越月而  
河成大都公審度形勢因民之利用民之力故費省而其功  
逸而倍古公舉大事類若此矣役旣竣公集郡人士巡行河  
曲方舟載泳清波湛如田者漑於岸樵者喧於渡歌於浦爨



者汲於塲賈者揚帆鼓柁而駛於中流蓋公裴回容與而後  
喜可知也公又謂是役也非創始之難苟且目前而闕於長  
慮一旦河流復梗是塵飯土羹也於是洗舊閘之口以張水  
勢發鄰河之夫以給常役減征商之稅以通泉貨建四路之  
橋以濟往來隨事摩畫條分縷晰蓋公之言曰吾心力盡矣  
吾姑爲此以待繼我者潤色而增益之可乎夫由前則已事  
之效也由後則來事之師也美哉明德遠矣昔者禹之治水  
九州攸同萬世永賴元圭旣錫禹貢乃作今洞庭會稽之間  
遺跡具在杜預治襄陽刻石記功一置峴首之上投漢水  
之下令後世無忘公於沔百世之利也余乃從長吏及郡人  
沔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記

十

女忠祠碑記

江西廬陵人

黃贊湯

女忠祠何爲而立也余沔陽二十三世伯祖日芳公明崇禎  
辛未進士以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出尹霍邱時流賊搶擾伺  
公赴鳳陽郡忽薄城下公妣氏陳庶妣氏李兩宜人相與謀  
曰城小如斗破在旦夕我與若義不可辱於賊因潛出投縣  
西之藏天澗而死嗚呼慘哉迨公自郡歸遵渚追號臨波哭  
望兩宜人尸輒浮水出面俱如生其精誠之相感與抑慷慨  
激烈之氣未能遽散因之神完而形固有如是與大府上其  
事於朝詔贈公妣貞烈宜人庶妣節烈宜人建立女忠祠春



秋賜祭嗚呼盛矣公又自置祀產五十餘石在霍邱陳家鋪  
河口集南馬廠等處且曰斯田之置我後嗣子孫其世守無  
替 國朝乾隆間守祠僧曇悟又積祠租之餘贖還公所捐  
霍北化成菴之臨淮崗堡大小柴場入祠而祠產浸廣矣余  
生也晚耳聞先人之餘烈至兩宜人以身死忠未嘗不感憤  
流涕惜乎章皖遙隔每以不及拜其祠爲恨後數年余以事  
至霍因得謁所謂女忠祠者內有明丞相李公長庚碑記極  
荷闡揚退與邑人遊父老輒能道當時事稱兩宜人節烈於  
不衰及詢其後裔而子孫皆無在者時移勢易轉變無常爲  
之慨歎者久之歲丁酉余官京師得晤家東沼參軍於寓邸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記

十一

問其籍曰漢郡復州也舊籍廬陵余喜是吾宗也至是過從  
甚密因言及女忠祠東沼蹀然曰予正女忠祠之嫡派也余  
益喜不自勝東沼從容言曰女忠祠舊有祀產女知之乎余  
曰然又曰祀產後增柴場二霍邱沈樞壘祠僧盜賣遂爲所  
奪賴族人辰三弟兄叩閭請復道光八年案始定子知之乎  
余曰否東沼乃曰柴場卽去餘田猶存然事在防微而杜漸  
諺曰舐糠及米柴場可奪則餘田皆可奪矣卽女忠祠之顯  
晦初不關田之有無然無田則將廢祭廢祭則將廢祠至於  
祠之旣廢越數十餘年而煙露荆棘並破瓦頽垣無一存者  
後之人卽欲復斯祠之遺址其孰從而求之今幸而祠如故



田亦如故大小柴場皆如故而究難必將來之起而奪之者不必不若今日也且辰三之於是役也躬備資斧率兄若弟輩跋涉山川踰越險阻履異鄉而不慮其孤敵強禦而不懼其威竭數十年之筋力而卒使兩宜人之忠祀不衰永保我公之留遺於數千里之外嗚呼休哉恢宏舊業昭茲來許洵足以亢吾宗矣子其不可不爲之記適辰三亦以書來請予於是爲之志其顛末以遺之而又不能無所感也自古忠臣義士出死力冒白刃以赴國家之難所在多有至以女子而殉國者從未聞焉所可惜者我公適不在城耳令其在城而出庫甲布卒伍以與賊抗則兩宜人從公後親執桴鼓以助公戰未必不足以却敵又令公赴郡之後兩宜人知賊之來而預爲之備則娘子軍之出又未必不足以落羣賊之膽而奪其氣不幸倉皇無措駢肩累跡僅以身殉度兩宜人當日必有遺恨於此矣然女忠祠之建亘兩朝來赫赫照人耳目予又有以知兩宜人雖有恨而卒無恨也繼自今凡我後嗣子孫守先人之遺產因其租入以時祭祀庶幾慰我公之心而妥兩宜人在天之靈也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九子墓記

天門人 熊士鵬

玉沙劉西亭田華堂偕予遊於野見有積土橫插其中路繇亘如嶺予曰盍登此二子瞿然告余曰勿登壟父老相傳此



九子墓也前十數年有仆碑題曰明處士墓今已無存予聞而歎之昔明蓼洲周公之被逮也顏佩韋五人義聲振天地卒雖斷頭城上而墓碑昭若日星此九子既高其志完其節行事豈無人知之而乃不傳死之日姓名亦豈無人知之而皆無聞此九子之不幸也而仆碑乃大書明處士意者九子韜晦至深如披裘漢陰之徒當時耳而目之者但想像其超然世外足爲貪污鄙賤者風其姓名其行事不可知而特稱之曰處士是亦紫陽書晉陶潛義也孔子曰作者七人矣而人乃指沮溺接輿輩以實之不已鑿歟且此九子大抵非一鄉一家所能有其死同日乎抑不同日乎吾弗知而此纍纍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記

三

然綿亘荒原直與顏佩韋五人墓無異古人志同道合可見矣其名爲處士不虛則九子又何爲不幸哉以予日居玉沙又與玉沙好友相追逐而九子之墓不聞有人稱之牛羊卧於下樵夫牧豎歌於上此區區一墓尤懸諸若存若亡間九子亦可悲已乃西亭華堂具以告予則處士之名尙在人口其墓亘百數十年必不至化爲荒煙蔓草而亦足以不朽九子無所傳傳九子可也予聞玉沙曩固多異人有僧雪裘性嗜酒善書射文尤奇崛可喜人偵之蓋疑爲曹娥雪云

重修雙濟橋碑記

張錫穀

去年雙濟橋成勒石記之嘗引黔之葛鏡爲好義者勸已而



橋復潰於大水其占既濟變爲未濟余慙且悼焉偶閱說鈴  
一則知葛鏡橋蓋嘗圯而復建文亦有識豈數存乎其間耶  
鏡齋潘明府將去任復留俸百數十金諄屬重修余喜曰此  
官而葛鏡者王上舍普上自隱其居處倩其友曾君持數十  
金來助重修貲余又喜曰此士而葛鏡者口占一詩報之曰  
慨出朱提本性真石梁應得問前津老夫老眼欣相看渡蟻  
橋邊待此人時同里從學雲臯劉表弟其於葛鏡蓋亦心之  
而且身之者毅然佐余力董其事而余弟立山輯五洎懿戚  
范費諸君子周詳集議僉以河身狹水力猛石甕高矗恐潰  
隄防必築石爲基而卧木以覆俾完且久得勿壞余慮石雖  
難泐而木或易朽也則僉謂後之人必更有好義如葛鏡其  
人者豈特當君之世有不募自至如王上舍者歟何慮焉余  
及雲臯唯唯如眾謀乃募勸鳩庀復獲有成幸未濟之終變  
爲既濟也誌諸石以詒來者

義田記

戚天保

予族徙沙已歷十有一傳先世孝友貞節繼繼承承其德又  
足以昌後而生齒猶不甚繁非盡關人事也沔介江漢二水  
之間沙湖地又窪下水恒爲災民因貧寡湖自道光辛卯以  
還頻年巨浸田廬漂沒農失業士失讀蕩析離居而不知所  
終者指不勝屈甚至母改適而子隨養姓易而莫之能復其



節婦孤子鰥夫之無以自存者不絕如帶先大夫目擊心傷嘗歎曰安得置義田以贍吾族而使散者聚廢者興絕者續乎天保謹誌於衷越二十餘年而始勉置義田八十畝有奇蓋欲上繼先大夫之志也嗟乎區區田畝歲入幾何旱澇偏災已難徧及而干戈水火之餘更不免於缺望事變愈奇憂患方深後之人能大其規模而擴充之是則予所厚望焉耳

戚氏義田記

監利 王柏心

自范文正公始創義田於吳郡以贍其族後世慕義者爭效焉夫效之誠美矣願吾見士當窮約時遑遑以他日得志恩及九族自誓一旦通籍祿入未饒謂吾力不足及此且姑待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記

五

之俄而陟華要矣擁厚精矣復以政事埤遺馳驅四方無暇遂其初願卽有能果遂此志者則又營度無方處置無法典出納職授受不得其人爭奪囂凌交起宗族之誼因之大乖然則義田無益乎慕其迹而不得其意失本旨矣今吾友戚子少雲所爲庶幾於文正爲近乎戚氏始江南亳縣其先世在前明以武官得顯後由江夏遷沔之沙鎮遂用詩書代雋鬻序及戚子始登進士第出宰湘南累功擢至郡守族眾纔二三十家所居沔之沙湖鎮地窪下以故少積聚無稱素封者戚子旣筮仕慨然欲置義田以贍其宗越數十年竟成之凡費錢千八百貫得若干田量其租入族之婚葬貧無資者



皆有所給子弟誦習赴試婦守節女完貞者加厚焉年六十以上鰥獨有養歲遴族中才而正者分司緡錢籍記手定規式刊付者蓋詳審如此戚子自書生起家爲令卽以治荒政有聲其後所蒞州邑皆貪狼怒狒磨牙吮血之區親督壯士乘瘴擒謀一日數戰所斬賊以萬計卒復境土功爲同時牧令冠又嘗被檄援皖轉鬪盜區逞返竟達跡其頻年身不離鞍馬或治軍書畫兵食或履險乘危追奔逐北又以其閒撫瘡痍興學校殆無淹晷之暇而能眷懷宗黨爲畫長策毅然傾貲以償夙志葛藁蔭本枝葉滋榮又何其溫然仁厚君子也乃知士大夫於義田之舉以力不足與時未暇自諉者特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記

六

未聞戚子之風耳今夫涓滴之露潤及寸莖而已進而溝澮潤及畎畝焉進而江海潤及九州焉量雖有廣狹其於潤物則一也戚子是舉已潤及舉族他日力稍充焉庸詎知不進於此耶若士大夫皆度其力所能至各收其族四海豈有一夫不得所哉是范文正公之志戚子近之矣柏心樂記其事且使世之慕義者知所勉焉

記徐生始末

李烈文

余以癸巳來江右省垣需次桂燕山先生時任藩憲命校閱豫章書院甄別卷題爲大哉聖人之道兩節得李機卷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定爲第一榜出人言沸騰言係徐生奏鈞代



作一日謁見藩憲面詰前日書院首卷係爾取耶余據實稟  
覆聞係徐生奏鈞代作先生曰渠有此才急宜成就爾傳論  
該生以原名應課可也及月課點名時余始悉其翩翩年少  
洵佳士也當堂改正後來寓請謁云金谿人祖檢堂先生任  
沔陽知州父游張蓮濤先生門數載余驚曰蓮濤先生余業  
師也尊嚴既與余同門非泛常可比後生執世誼甚恭其所  
餽遺余概却之曰生赤貧與我文字交不在乎此但努力春  
華亟圖進取嗣以平日所作詩文進質余悉刪潤之生喜曰  
師論文律無不愜心直張太老師衣鉢也余代庖渝水時聞  
其甲午乙未以聯捷成進士榜下分發湖北不數載於隨州  
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記  
任內因公呈誤旋物故矣惜哉當余閱卷時與生無一面交  
且卷填李機名不意鍼芥相投如此近讀蓮濤先生文集附  
識之文字信有因緣耶抑師有淵源冥漠中有使之者耶男慶  
補曰先君官江右時誘掖後進不遺餘力若李君臨馴張君  
家駒徐君奏鈞皆經先君指授魏科以去而不肖負質庸  
陋屢頭春闈有忝庭訓多矣讀  
斯記不能無析薪負荷之感焉

萬年青亭記

閔璜

咸豐壬子冬粵寇犯楚北鄂垣陷嗣歷癸甲乙丙迭受其擾  
蔓延武漢黃德各郡邑荆襄以下蹂躪殆遍仙鎮濱大河羣  
醜繹騷莽為賊藪居人轉徙流離十室九空兵燹一炬塵市  
為墟吁可慨已文昌閣者鎮南古精舍也果修上人卓錫於



此曩先君嘗偕二三舊友遨遊其地酒盟茶話顧而樂之果  
修性敏慧工書畫嫺吟咏太守張雪樵師愛其才特建禹王  
宮延爲住持宮之側有鎮漢樓太守因公稅駕捉塵清談有  
蓮社風暇則授以醫方輒能領悟後遂以此濟世歲癸丑賊  
毀其刹復旋文昌閣香火供養不辭勞勩閣毀於寇果修募  
諸善士釀金復之經畫措撐百廢具舉而廟貌增闕方粵寇  
之熾也吾邑起義勇屢挫賊鋒大憲登諸奏牘上達 天聽  
維時闌闕之地灰燼之餘瓦礫雜沓荆棘荒蕪厨斷炊煙路  
眇行旅間有歸自他鄉者風鶴之警日數數報終夜不安於  
寢果修以一椽自覆守廟祀誓弗去丙辰除夕日旣沈佛燈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一粟興味蕭然欬聞門外剝啄聲駭甚不敢啟扉倉皇詰之  
則曰上人無怖也有萬年青一叢爲贈可亟取之及起視果  
然而四顧寂寥蹤跡竟杳咄咄稱怪事者再旣而喜曰得此  
瑞草天下其自此承平乎遂移置於內日加澆灌今之桐生  
茂豫蘿靡可愛者卽是物也自是逆氛漸掃不復來吾鎮噫  
異矣考萬年青一名藍澗葉叢生色深綠冬夏不萎吳中人  
多種之與吉祥草同作清供恆以其盛衰占休咎視夫棘之  
爲萬年藤冬青之爲萬年枝其品自異吾因之有感焉宇宙  
間一草一木皆徵祥瑞小則見於方隅大則關乎天下寇公  
之柏田公之荆都堂之聲音樹韓園之金帶圍猶其小焉者



也若夫庭生屈軼厨生蕙蒲唐叔得嘉禾漢廷獻芝草其關乎天下者詎不大哉我國家深仁厚澤淪浹宇內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協氣旁流嘉祥備致則茲草也豈直爲一鄉一邑呈其瑞哉是卽天子萬年四海永清之兆也爰質諸果修卽以此名亭而爲之記

仙鎮集誠書院記

黃富春

滋田

漢水發源於嶓冢數千里滙江又數千里入海而沔實爲漢水渟瀦紆迴之所沔之爲州以漢得名而仙鎮又適當漢流之衝帆檣往來闐闐周市商賈雲集蓋沔北一巨鎮也數百年山川磅礴鬱結宜有畸士達人接踵而興於其間者此我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記

五

鄉先達所以有集誠書院之設也聞之沃土之民不才瘠土之民好義稷下臨淄魚鹽蒼萃士之游衍其間者往往談天雕龍堅白異同與鄒魯仁義之鄉殊科無他人龐則習雜利重則義輕倘或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則繁華殷庶之區其民風士習反不得與樸陋狹隘之地同古我鄉先達有鑒於此以僻處一隅仿古人庚子拜經遺意於先聖誕期凡鎮中籍列膠庠者釀金設奠量力輸爲經費而舊族大家預爲久遠計者或捐置田畝其中於商賈毫無取焉厥後經理得法以餘息購置屋宇又因胡孝廉遺址建集誠書院兵燹後鳩工重修所有義學賓興公車卷價諸義舉以次劃定



此又古人家塾黨庠之法不敢濫取泛與務廣而荒者也故  
經甲乙之亂各方公欵半歸圯沒而集誠書院巋然獨存其  
成規亦條理秩然方興未艾則豈非務博者不精而守約者  
鮮失歟且地邇則易以講學人聚則便於約束沔之爲俗土  
沃而勢卑豐年奢侈無度歉歲苦窳無聊而寡廉鮮恥之行  
因焉吾鎮先達慍名教礪廉隅百餘年來士習頗爲敦樸而  
人才亦遂蒸蒸日上經濟若胡先生祖嗣孝友若閔先生璜  
忠義若歐陽先生圻循良若李先生烈文文章若黃先生經  
緯劉先生國香理學若陳先生倬黃先生鼎章皆卓然爲後  
學典型每院中聚集耆老前少俊後明禮讓析經義靄然見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記

三

古者親睦之風黨塾之教焉則惟我鄉先達立法之善而承  
事諸君子有以維持於不敝也至命名之意竊嘗與聞其旨  
集者積也誠者成也博學則欲集成敬聖則宜積誠積一已  
之誠以立爲學之根集一社之誠以端士習之本斯其義已  
或疑如是以言誠則近於私是不然夫君子達而在上則利  
賴在天下退而屏處一鄉力量未逮其不能無所私也久矣  
仲尼車書之澤祇先周於闕里呂氏鄉約之設不徧行於藍  
田我鄉先達之立此書院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他方或仿此  
行之則親親長長各以勉誨其子弟庶幾道德一而風俗同  
矣尤願鎮中承事諸君子勵志績學敦品善俗將教澤之所



涵滯他日必有名儒碩彥出而為 國家柱石為世道棟幹  
為人倫紀綱者以公諸天下而展其所長則是書院之設遺  
澤不與江漢俱永也哉

沙鎮紀異

戚天植

沙鎮居沔東地窪多水患前史所紀天災未若今道光辛卯  
之最異者也先是監利白螺磯江隄潰江水畔高數尺汎濫  
橫流數日間州屬茅江新隄鍋汎隄院並沒五月十八至二  
十三日鎮之東南各垸亦沈沒沙鎮大河水湧數丈自是紅  
土院毗連一十五院晝夜冒雨保險二十四日下鄰金堂萬  
壽等院齊浸狂風猛雨水勢益洶沙鎮正街地較高其低者

沔陽州志

卷十藝文

記

三

司署前東嶽廟古官橋碼頭龍鳳山官路隄詩政巷等處一  
時水湧浪翻鎮市幾成潰口署前衝要沙司以保衙署故集  
夫堵禦其上下各處則就近急公之人設法顧救捐貲搶築  
夜半萬壽垸隔隄漫潰水勢逆灌二十五日辰刻紅土暨毗  
連姜陳萬寶張余萬全等十五院盡淹而船已由市中行矣  
其水深者五六尺及二三尺不等淺者中街一線耳二十六  
至二十九日淹及上游各院而仙鎮襄河驟漲仙汎諸垸亦  
被淹南通荆湘北過襄江東連漢陽西接潛監橫流數百里  
洪水滔天無風鼓浪父老云我 朝二百年從未見此災異  
也六月三日水稍定南風又起五日風勢更猛鎮之四岸屋



宇俱毀南岸更甚十幾去八廟多漂毀惟奎星閣矗存富家  
僱大舟泊屋角防不測而猝不及謀竟有全家莫保者有數  
姓共居盡沈溺者有屋毀避舟中又爲風浪溺斃者六日水  
始退日夜僅減寸許及後十日十七等日北風轉甚鎮之後  
湖及赤金溝兩岸茅屋數千家一時洗塌瓦屋垣墉亦被浪  
圯鎮南既毀於南風鎮北又毀於北風於是奸民借災搶拆  
莫能禁止沙司難以彈壓州憲頒示著保正稟究始稍靜鎮  
市如是鄉村可推矣水面浮尸纍纍不絕並有浪逐入人宅  
者始尙以席捲置樹間繼則聽隨漂流其耕牛先擇高地飼  
養至是水愈洶浪愈大人畜相踏溺死幾盡卽欲設法留備

田事然以無牧芻地莫如何也考乾隆戊申荊州江隄潰口  
沙鎮曾遭水害較今小二尺時米價廉人可生活今石米錢  
五千豆石錢三千且本院旣無平土可居欲流徙他鄉而鄰  
縣亦俱淹沒蟻集露宿進退無門父不顧子夫不顧妻其不  
凍餓以死者幾何矣夫一盛一衰固天道之常而亦由人心  
有以致之沙鎮近年奢麗成風迎神賽會爭相雄勝一切傷  
風敗俗奸盜詐僞上千天怒災由惡積向善者痛改前非自  
有免禍錫福之機用是紀之冀共儆惕云 紀成後江水復  
漲疫痢大行盜賊四起人心惶懼七月六日水復退而二十  
三四及八月七八等日北風狂浪前之室廬幸免傾毀者今



卒同歸於盡中秋日市中居人始通行走從六月至秋市水  
圍繞八十餘日千里一色不其魚乎書之以當慟哭

閱闔天圖

費楚玉

嘗考月有九行書蔡註言青赤白黑道各二並黃道爲九大  
全且繪其圖而道之交錯苦不甚了乃紙圍一毬按五色作  
九圈而書四至四分於黃道中亦大略分曉惟於各道距黃  
道之度數青赤白黑如何交卸之處未能絲絲入扣及見粵  
東李道人圓天圖一書始覺造化周旋自有酌盈劑虛之妙  
序中亦有言及者其好用心機竟先與我同書中多兼西法  
所稱九重天距地之遠近七政較地之大小皆與高厚蒙求  
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記  
等書相合至論日月食之度數具有確算言月食之因地隔  
則由晷影推之自得足破終古不決之疑覺先儒闡虛說直  
屬恟恍無謂歲差以五十年一度爲率猶爲不定之案實則  
天地元機雖合數萬年計之不能必其將來也至冬之晝夜  
微異於夏之晝夜日月食有彼地見之而此地不見者日五  
星黃道外皆不出五度不覺令人於造化中別有領悟所用  
推步法大抵羲和甘石鄒衍洛下閎僧一行及利瑪竇諸言  
天者皆不能外其術惟不信占驗說則大不然其謂中國有  
驗而外國無驗分野在天在地闊狹懸殊是但知有象之天  
未通於無象之天也竊謂一切術數有不能盡驗者惟天象



則無所不驗歷來史傳所記惟彗星尚可祈禳或主布新其實所見之宮儘多奇占爲臣民者不宜妄持管見若 國家之嘉祥福祚之徵應中外欣說必有同心壬子八月昏後余時在京都武郡館見白氣如帶長數十丈自東南起橫天行迅疾不及轉眼其勢岌岌直趨北軸旋東折未能近紫垣一度倏忽不見次年北犯之賊抵保定橫掠天津如遊釜之魚盡歸銷爛此一徵也官軍屢攻九江不克甲寅年夏方與劉選青先生乘涼夜坐因謂先生曰九江之興其在指日乎先生曰何以言之余曰斗星向覺散漫今氣較連屬必有其驗先生亦謂然未幾得聞捷音此又一徵也先生乙卯謂余曰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記

三

冀星淆亂不清楚亂未已賊再凌逼至沔可急走長沙避之長沙星甚旺樂土可無虞後皆如其言此又一徵也道人之不信占驗想亦不敢輕言乃力詆其非又何說也吾願見圖天圖者亦取其長而略其短焉可

讀皇極經世

費楚玉

邵子經世一書其爲元會運世不特論古今之久遠天地之廣大卽推步律呂亦本其法乃至士農工商走飛草木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亦皆約之以其意於戲備矣獨怪兩程子推崇康節而不甚重其術蓋其胸次豁達安貧樂道原與孔顏一脈若其數學則知之事而非仁之事孔子豈不知其數



惟不肯索性識破故學易必待衰老時而皇皇四國猶作萬  
有一分之想若邵子早便合盤托出雖賢相推薦亦不肯出  
天下事盡在算法中矣一片仁愛斯民之心乃不得已託之  
詩歌規之同輩邵子未必不爲數學累也程子嘗言偶一思  
之只是加一倍法既知加一倍法不難如法推之而程子猶  
未見其書也余乃卽其元會運世說按之書中皆可相通惟  
律呂之數稍有未盡然讀邵子書必深明其理則諸法頭頭  
是道刻舟按圖終成呆相邵子言甘石只知厯法楊子兼通  
厯理夫厯本數也何以言理爲楊子言之實自爲其書言之  
其理不在書外邵子自不肯說破抑讀是書者只曉其積數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記

三

不得其用法乃更以小法代之不聞有驗卽令有驗亦決不  
如邵子邵子算人家一屋卽知此屋從某年月日如何起造  
至某年月日如何毀壞推是書者其法不在他求若用他法  
卽是非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待師傅亦無師能傳全書  
文法依次條演篇至煩重亦如厯書躔度其顯然可以意得  
者絕不減省一字文似瑣屑意似幽渺翻刻但圖省事是書  
之形且不全更何從通其微妙今人不敢學程朱竊喜學邵  
邵之天姿何等超邁程子稱爲振古豪傑朱子贊其天挺人  
豪豈小小智慧所能學步以布衣而與司馬相公齊名其氣  
魄光燄當過之但程朱極薄老氏邵子言老子得易之體莊



子爲二千年宏辯之才性之近也而邵子固在名教中竊恐  
學邵之輩或且舉天地萬物而空之是不善學者也於邵子  
何咎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記

美



沔陽州志卷

藝文志

疏論序

請告疏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

明童承敘

臣係湖廣承天府沔陽州人由正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麻陞今職竊念臣父旭以山東兗州府知府致仕在家於嘉靖四年病故臣任編修回籍守制勉強營葬迨今一十八年緣地形卑窪江漢迭漲而先臣邱墓適當其衝至二十四年以來屢遭淹沒臣心每切悲念近年江水猛漲將先臣墓所衝嚙樹木浸死臣聞之日夜號慟至廢寢食禮宜改卜善地別營宅兆臣母恭人田氏於宏治十七年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病故耐葬舊塋與先臣未曾同穴臣心亦未有安茲欲改遷合葬使臣父得就吉壤臣母得歸同室實臣拳拳一念圖報罔極之心也且自嘉靖十一年起復到京又經十年臣繼母太恭人張氏年幾六十抱病在家久曠定省屢有家書皆稱念臣欲得一見臣少蒙撫養不覺感涕又臣妻宜人沈氏病亡七年有餘至今尙在淺土臣私憂兼逼內顧傍徨瞻望故園心神交瘁比者廷臣往往奏蒙給假然家壘叢集私慮紛紜未有如臣所遭者也況京官十年以上俱許祭掃省親具有明例臣任已逾期迺敢陳乞伏望皇上念臣官備講幄察臣情切親闈特賜矜憐準臣還鄉改遷省親事畢之日回任



供職庶臣心無歉於事親義可專於報主舉家存亡感荷天恩於無窮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養病疏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

童承敘

臣仰荷皇上拔擢之恩竊科第者二十三載糜廩祿者一十六年久玷清華虛叨榮遇臣雖齏粉無以塞責去年三月臣以離家日久先臣墳墓荒圯具奏展掃伏蒙聖慈允臣給假仍賜給驛上席寵靈下賁幽側臣感激奮發莫知所報緣臣舊患痰火眩暈比因敦事邱壠觸冒暑溼前病復作去冬以來痰涎壅盛衄血時出飲食減損怔忡不甯屢親醫藥未見痊可伏念臣官備侍從職在講讀分當依限前來圖効萬一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二

而疾病浸淫形神彫瘁將發復止驅策不前常恐一旦身先草露委填溝壑是臣烏鳥之情雖盡而犬馬之願竟違也矧今聖明側席賢才奮庸臣至愚陋豈忍自棄但委質而出固臣盡瘁之心抱疴而行非臣量力之意用敢哀鳴輒求自便伏望皇上憐臣疾勢纏綿衷情迫切準令在家就醫調治庶得專理藥石稍養精神倘蒲柳之質幸苟免於先零則葵藿之忱尙可責其後效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河防議

明陳文燭

沔澤國也江漲而東南病漢漲而西北病然築祿麻山之隄遠自荆門築長宮之隄東接漢陽自五代時已爲江漢防矣



後監利車水之隄防江者日甚而復決於茅埠口潛江斑灣之隄防漢者日甚而復決於夜汊口二口決而沔之水與洞庭爲一顧夜汊屢塞屢決而數年以來借言水灌江陵不敢議築近始築之而未固又復決矣茅埠幾四十年未築郡大夫史公力修之人心效順一鼓成功屹如山南畝東作牛畜遍野四方逃徙者歸而問業且曰某田某邱吾開墾也樂生興事又有生所創見也史大夫治沔之績余不論而茅埠口之塞其扁鵲倉公令人有起色者與至如任家嶺之隄雖防江之外入而水從中滿須相時開之豪民近嶺自利倡難守之說而過聽者信在明水利者一見決之而已又沔湖水尙沔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

疏論

三

平豪民有湖業者往往盜決其隄以爲淤田之計湔沒數多自之上官罪小而利大紛紛效尤在持國法者一加之意而已

祀竈說

劉揆

竈何以列於五祀也人所飲食於斯故以爲神而祀之自漢武時方士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而祀竈之禮一變矣後漢書陰識傳載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以黃羊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甚乎哉范蔚宗之妄也章懷註引五行書言竈神名禪字子郭筆叢又言姓張名禪莊子注言竈神如美女衣赤衣又竈神夫人男女各有名字今攷五祀之神本於五行與人鬼迥異豈有姓字眷屬嗟乎三代



之衰淫祀叢興佛老交亂人之好爲誣說久矣然則竈不宜祀乎曰竈正神也惡得以後世荒誕之談並廢禮經之正祭與古者士庶人立祀一或立戶或立竈余庶人也禮得祀竈用是折衷古禮參以己意定爲祀竈之儀祭必有尸朱子謂竈尸以膳夫爲之今宗廟之祭皆不用尸矣竈尸可不用也祭必有主陳祥道謂大夫以下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今議置木主祭則設於竈陘畢則櫝而藏之祭必有配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今攷老婦先炊也於義得配夫竈祭必有殺周禮以血祭祭五祀月令祀竈祭先肺白虎通又謂祀竈以雉今議設脯羞蔬菜飯酒諸物祭必有獻禮器云三獻文註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四

謂祭社稷五祀今定爲三獻之禮祭必有所馬貴與謂中霤戶竈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今議祀竈卽於竈前設位祭必有時禮夏祀竈以竈者火之所用故祭於夏今荆吳之俗祀竈以季冬月二十四日與古制不合然禮記孟冬臘先祖五祀則祀竈於冬未爲無稽矣臘以息民在蜡祭之後必於歲終行之周以亥月爲歲終故於孟冬臘先祖五祀今行夏時則以丑月爲歲終祀竈於季冬月二十四日其亦可矣

伍子胥論

劉 揆

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亡走入吳卒以吳師勝楚



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爲父復仇世皆稱其美太史公亦嘉其棄小義雪大恥余獨不能無議子胥之族自伍參事莊王世爲楚臣君與父同尊天之經也復父之仇而賊其君豈理之當哉且伍奢自子胥視之其父也自平王視之則其臣也爲君者固不可無罪而殺其臣然使誤殺一臣而爲之子者皆將磨刃以懷必報之心豈非大亂之道乎君臣父子之倫不明於天下將有相競於報復誣上行私而不止者非細故也余讀後漢書蘇不韋傳父謙爲李嵩所害不韋鑿地達嵩寢所殺其妾及小兒又掘其父阜塚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嘻其甚矣攷子胥之父以讒見殺尙屬無罪不韋父謙私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五

至洛陽干犯時法詎得無罪雖不韋與嵩本無君臣之分報仇雪恨未卽大悖然朝廷張官置吏而輒仇殺之亦與叛君何異何休儒者郭林宗名士顧推獎不韋一以爲比於伍員一以爲優於伍員何其察義之未精也然則父仇可無報乎曰周官云殺人而義者令無仇必其無罪被殺而後仇之仇在平民則殺人者死國有常刑不必人子手刃然後云報也使不幸而如不韋之仇在卿大夫者則訴其枉於朝期以必白死而後已不幸而如子胥之仇在於君報則非忠不報則非孝者則若王哀之痛父非命徵辟不就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其亦可矣大道衰而人倫之理不明於天下



子胥不韋爲父復仇猶可恕也聶政專諸朱家郭解之流何爲者乎斯孟子所以致歎於賊民也

時務論

劉 棻

今天下之弊果安在哉弊在民窮財殫猝然有變則將不可恃也夫民所以窮財所以殫者豈田有未墾歲有未登抑上有苛刻聚斂之政與皆非也弊在奢侈濫費不知節省而已小過之卦曰君子以用過乎儉方今之時正小過之時也請得而極論之古之時非祭祀不飲酒非會賓客不飲酒非疾病高年不飲酒至雞豚狗彘以養老者而少者不得食也又五十者非帛不煖童子不衣裘裳而今則苟有餘財無不飲酒食肉衣帛衣裘者矣宜何以定爲制古者士庶人之廬取足庇風雨而已故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禹卑宮室孔子稱之帝王猶然也今則危樓高墉相望於村落宜何以定爲制古者鄉飲酒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至士庶人私會賓客則其禮益簡瓠葉兔首雖薄而可以獻酬今則魚肉不數珍錯競奇主非此不敬賓非此不歡也古者以瓦爲登以木爲豆以竹爲籩婦人之飾縞衣綦巾甚或荆釵布裙凡諸器用並從樸素今則金銀之器珠翠之飾奇技淫巧日新月變宜何以定爲制古者婚姻之禮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今則綺羅充庭筐篚相望稱貸不足繼以鬻產甚或財



禮不給遂至婚姻失時古者喪葬之禮稱家有無祭弔之客相向而哭致奠而退蓋主乎戚也今則張樂受祭並同吉禮優伶演劇鼓郎和歌至於供給弔客酒肉並進其來弔之客祭軸祭饌亦各以精奇相誇宜何以定爲制古者四民各有職業明動晦休罔敢淫戲今則幼者簞錢長者博塞春有花燈之費夏有龍舟之費演劇宿妓下及吞刀走索之戲所費不貲宜何以定爲制古者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八口爲率外此則宗族鄉黨有睦婣任卹之會鰥寡孤獨有遺秉滯穗之及今則養星命堪輿之師矣又養教習拳棒之師矣又其甚者終歲勤動以供僧尼之飯矣古者士庶人祭祖考於寢

外此則祈報社稷春秋祭酺五祀之中或祀戶或祀竈如是而已今則創梵宇修道觀雕鏤神相範金以爲鐘冒皮以爲鼓一歲之中凡遇仙佛壽誕必歛錢祭賽偶遇豐收則村落之間必諷經修醮或跋涉數千百里望南海走武當祈福禳災耗失物力莫此爲甚宜何以定爲制凡此諸弊未能澄清決無望其富足之理雖當樂歲猶不足以自給一遇水旱尙復何以自支弱者爲流殍强者爲盜賊明之末造斷可見矣雖竭朝廷之府庫不足以賑立常平義倉不足以補塞於百一也愚以爲當今之世宜取民間衣服飲食宮室器用冠婚喪祭勒爲成書務從節省務遵古制禁游惰懲逸諺戒淫巧



汰淫詞天子責成於部院部院責成於封疆大吏大吏責成於府府責成於縣縣責成於鄉約保長設誠而至行家傳而戶說不在懾之以威而在論之以理不惟足以蓄財用而實所以興教化其於制治保邦之道豈小補乎然此猶法制文告之末也人主一身天下所環視而則效者果能端本正原深知稼穡之艱無以欲敗度無以縱敗禮則躬行心德之效有不戒而孚者矣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其末也駮牝三千詩人歌之諸侯之君躬行節儉猶有富庶之效況皇建有極而天下其有不臻於治安者哉

鄉保論

劉 揆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八

今天下親民之官莫如縣令而一縣所攝周方數百里其村落市場窮鄉僻井縣令足未能盡到也目未能盡悉也鄉保之責成誠不可不嚴矣夫今之郡縣未嘗無鄉保也然任之不專責之不重待之不以禮授之不得其人則不如其無也何則今之鄉保賤役也例不使紳士爲之充其任者皆愚弱無能之徒官長鞭撻胥吏魚肉之不復比於人數其所職掌不過迎送官吏催夫顧夫及殺盜重事報明本官而已嗚呼以若是之鄉保信不如無之爲愈也凡吾所謂必責成於鄉保者以一縣所攝周方數百里一戶之中丁男幾人丁女幾人一區之田孰爲某疆孰爲某界一事之爭孰曲孰直孰小



加大孰眾暴寡孰強凌弱可以欺縣令不可以欺鄉保也孰  
孝孰慈孰貞孰義孰鰥寡孤獨孰貧無立錐孰蹤跡詭秘孰  
藏匿罪人縣令不知鄉保無不知也爭執不已乃興詞訟詞  
訟不決遂至累年鄉保可早為勸釋縣令不能也語言起釁  
遂至格鬪格鬪不已爰及死喪鄉保可早為禁戒縣令不能  
也婚姻葬祭汰侈不度衣服宮室冒濫無等博塞圍棋恒舞  
酣歌鄉保可早為勸教縣令不能也小大詞訟架飾浮言縣  
令審決有同射覆鄉保則洞若觀火也朝廷有所勸諭上官  
有所約束縣令僅於城郭張一告示而已鄉保則可以家傳  
而戶說也故愚以今之鄉保勿視為賤役宜嚴重其選蓋古

有以三百戶為邑者論語駢邑三百訟卦邑人三百戶是也  
今議每三百家則設一鄉保必其德行謹厚學問優通者為  
之使三百家公推一人朝廷量給廩祿假以事權重其責任  
每十家為甲凡甲長三十人皆稟承其命令奉行其教化其  
可為鄉保者無論舉監生員及進士之待選者皆許承充蓋  
學者立人達人既可少見其及物之效而待選之進士亦得  
由此練習民事非小益也夫周之比長閭胥鄰長里宰之官  
卽今之鄉保也彼其於祭祀喪紀冠婚飲酒無不掌也孝友  
睦姻敬敏任卹無不教也今何獨不當然乎漢之亭長三老  
嗇夫亦卽今之鄉保也彼其職主乎勸導鄉里助成風俗而



當時士大夫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亦嘗充其職任今何獨不可行乎鄉保既設一切養民教民之法縣令第總其大綱而責其成效則胥吏亦可以汰省矣此法行吾見爲善者得以伸爲惡者無所容獄訟少而刑罰清教化行而風俗美於以臻天下於平康不難矣

### 湖北水利議

胡濟川

從來籌水利者必明水害害不除則利不興欲興利而除害非徂於成見者所可議也宇內四瀆湖北江漢居二江自岷山至巫山界入巴東各西南夷水及施夷之數十谿由清江口入江又合房縣之沮水南漳之漳水匯流入荆而江始大

沔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

疏論

十

漢自蟠冢至白河界入鄖陽合甲水堵水筑水汎水均水浪水神定水迤邐至襄陽城北又有涓水濁水自河南唐縣新野合鄧州浙州諸縣水南來又合西南之清河東來棗陽之滾河而注於襄而漢始大二水源遠流長其勢大而難防不引而置之空濶之處以爲遊波之水則源之來也必驟流之承也必壅惟疏其支派蓄之湖澤紆迴而滯澹之然後可以殺江漢之勢查江南舊有東西虎渡楊林市采穴調絃諸口洩江水以達洞庭洞庭寬八百里容水無限湖水增一尺江水可減四五尺江北舊有郝穴洩江水灌長湖漢北舊有操家口白口鐵牛關獅子口古河皆可洩漢水使北流滙於三



臺龍骨等湖卽禹貢過三澁故道其地曠遠足以容納漢水  
漢南有潛江之大澤口支港交錯卽江北之雲夢其閒有白  
泥赤野釜頭諸湖難以枚舉自江水湮而穴口平漢水淤而  
支河塞江南唯有虎渡可注澧江而入洞庭江北唯有郝穴  
可出沌口而入大江漢北唯有安陸之直河可注龍鷺湖漢  
南唯有潛江之澤口可注長湖沔陽之小河口可注白湖近  
皆半就淤塞夫以數千里直瀉之水僅此數處分洩其勢不  
至泛濫爲荊州安陸漢陽數郡之害者幾何哉爲今之計欲  
殺江水之勢莫如南疏松滋之采穴石首之調絃令與虎渡  
合流而虎渡尙有東西兩穴亦無令壅塞北疏江陵之郝穴

沔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

疏論

七

便河無令江水過漢之下流此江南分疏之形勢也欲殺漢  
水之勢莫若先疏下游之竹筒河出劉家隔牛角灣出風門  
注於沔汭等湖繼疏上游之鐵牛關泗港等河導漢北滙三  
臺等湖分洩五通口澗口南疏潛江之大澤口導漢分洩長  
湖不令急趨而助江之橫溢此漢南北分疏之形勢也且夫  
湖北之有江漢猶人之有經絡也江漢之有湖澤猶人之有  
腸胃也經絡必宣其氣於腸胃而出腸胃不通則經絡阻滯  
而成疾今之狃於成見者類皆講隄防而略疏洩甚且以堵  
塞支河爲能是何異塞腸胃而治經絡乎夫隄非不當修也  
江自夷陵以上漢自襄樊以上兩岸皆山阜夾峙水不能溢



則下漸就平衍勢如駿馬脫韁不沿江漢爲隄以東之將泛濫無涯矣然僅修隄防而不講疏洩隄防雖堅胡可恃也沿江如荊州萬城等隄爲荆郡要害當要害之衝且關數省咽喉其修築誠萬不可忽者至若沿漢之隄河身日淤隄身日高而勢亦日險襄樊之河尙寬十餘里不等安陸下至漢口不過一二里許自獅子口築後設天潛監沔之隄不潰計水之高於隄者不僅數尺是不潰於此而卽潰於彼者也然則舍疏洩而專講隄防奚益哉或謂支河故道業已淤高成良田一旦疏洩勢必波及故因隄防決而罹害者尙安天命因疏洩溢而罹害者必咎人事且費用浩繁將有格於議而不沔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

疏論

三

能行者不知相如有言創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宴如也苟有非常之人出參考邑乘博采輿情相度地勢就江漢支派之處便利之所不必拘定故道所在唯擇其與湖澤相近可疏者疏之不可疏者仍令修利隄防不十數年間湖濱漸成高阜魚鼈之鄉盡成禾黍其灌溉於下濕者亦漸肥美可種是湖澤本無用之地將變爲良田而況本原之地水旣歸壑自不能與隄爭豈復沒爲巨浸乎至於費所出計各縣歲修之資均派公集而已有餘矣若謂有害於良田則疏洩者不過數里多亦僅十餘里卽濱湖之良田亦無幾徇一人而病萬姓徇一方而病四方仁者不忍爲也唯冀得



爲又敢爲者興江漢之利除江漢之害湖北之民庶長慶安  
瀾也夫謹識

湖北形勢兼籌團保二事宜論

胡濟川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後世言形勢之所祖也然知形  
勢而不籌所以守之雖有形勢可依終不能以自固東南形  
勢湖北爲扼塞之區其形長亘二千餘里江漢分流於上而  
合注於下省垣適當其衝其勢介居秦蜀皖豫中間廣谷大  
川重關疊阻中土之地五達之衢足以雄視南北洵天下一  
大關鍵也而最要害者莫如荆襄荆州截岷江之腰而東其  
隘外以五溪三湘爲捍蔽內以鄢郢漢沔爲保障左有洞庭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三

納九江而滙其中分界湖南之險右有虎牙荆門二山對峙  
江上群峰萬壑至此一束塞巴蜀之門戶襄陽帶繞漢水襟  
連峴山左則穀城重兵宿其肘腋右則荆門營屯供其調遣  
前附鄧許而吞宛洛上控川陝而蔽漢中荆襄腹背相倚橫  
距僅四百餘里爲南北水陸衝道不僅關鍵湖北又天下所  
視爲重鎮者也故南人禦北必先據荆襄若陶侃使桓宣鎮  
襄陽以衛荆趙人不敢越漢沔是也北人并南必先荆襄若  
晉杜預之策吳元伯顏之策宋是也其因江襄以圖進取者  
若岑彭至荆州以開蜀道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是也昔  
人以武昌省垣爲根本之地藉漢陽爲屏藩蘄黃爲鎖鑰上



以遮蔽川陝下以控制吳越實賴荆襄扼乎其中自咸豐元年粵匪犯湖南北蔓延江左右三四年間往返陷武昌者三旁郡邑蹂躪者大半然終不敢覷荆襄則以使相官文恭公之鎮荊州也當是時賊連數千里勢張甚公與益陽胡文忠公誓師東下規畫全楚形勢指授偏裨方略烏合之眾魚爛土崩不數月而楚氛盡掃其所以奏捷如此之速者良由荆襄未曾騷動憑江漢之險扼其頭顱而擊之自上而下故勢順而易耳夫地利無常隨時爲險夷曩賊之由湖南而南來與由江南而東來也在守荆襄以攻東南之賊能守則能攻也今賊之由陝西而西來與由河南而北來也在攻西北之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十四

賊以守荆襄能攻則能守也而西北之議守較東南之議攻更難何也來自東南者可以舟師蹙之江上來自西北者率陸路用兵非據形勢之處則賊與我勞佚正等攷西北形勢襄陽爲重鄖陽次之德安之隨州應山漢陽之孝感黃陂黃州之麻城羅田又次之自商陝浙川入襄陽必由均州光化而均州有太和山岡巒起伏扼秦豫之要昔苻秦欲寇襄陽嘗使毛當王顯率騎四萬屯武當光化有均水入漢其流迅急陳使馮道根戍均口以禦魏此襄陽迤西之形勢可守也自唐鄧新野入襄必由棗陽樊城路稍平易而有泌水澗水唐白河可以設伏守隘此襄陽迤北之形勢可守也自信陽



至應山隨州必越三關東武陽關西平靖關中九里關卽春秋時之大隊直轍冥扼也自光山固始至麻城羅田又有三關曰長陵關曰松子關曰黃土關魏中山王英與馬仙琕嘗爭此險六關外又有英霍二山爲障蔽接宿松太湖之阻此德安黃州東北之形勢可守也鄖陽地跨秦蜀豫三省踞襄陽上游東有龍門山兩崖屹立西北有天心山周百里轉圜若城前明高元若撫鄖時李自成過無堅城獨於鄖五攻而五敗竹山古上壩爲西人之咽喉秦白起屯兵於此魏武亦歎爲金城十里鄖縣之堵河神定河鄖西之甲水房縣之筑水皆緣山谷迤邐入漢此鄖陽之形勢可守也至若宜昌之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五

歸州空泔峽絕崖峭壁飛鳥不能棲吳吾彥謂宜增建平兵以塞晉人樓船之衝者是施南抵巴東之石門爲吳陸遜扼漢昭烈處峽口爲梁陸法和屯兵防蜀處雖川東近已無虞要不可不思患預防也果能謹守西北一帶形勢賊雖狼奔豕突烏能窺伺湖北哉乃自辛酉春賊陳玉成潛由英霍竄麻城至德安蔓延黃州武昌等州縣是黃州德安之形勢失矣捻匪陷隨州飲馬漢上癸亥春又由麻城上竄秋又以大股橫行德安安陸暨漢陽之黃陂孝感黃州之麻城羅田等處甲子春結聯髮逆自漢中而下是德安安陸漢陽黃州之形勢失矣此雖賊之兇頑亦在戡失所以制之之策而險要



之地拱手授人也竊嘗揣其情形官軍之精練勇之毅較勝從前十倍其運籌決策出奇制勝之方又不止勝賊十倍然賊每年深入爲害者何哉蓋賊來無方我之兵將有數今欲於上下二千餘里形勢之地戍守而巡邏之勢斷不能分給聞警不過調兵往戍事機倉猝人地生疏往往不及扼其要害而賊以嘯聚之眾動輒裹脅十數萬人駝馬萬餘匹日夜兼程飄忽如風雨所過爲墟及官軍至則已飽掠颺去矣孫子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不預守其地待賊踞而始奔命往與之爭則是賊常佚而我常勞也兵興以來賊伺我之隙與我之受疲於賊意者其以此乎夫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六

以兵分守之固不足而與民共守之則有餘昔魏晉時之堡塢邊民之墻川西之碉樓皆民築以自衛而官因之爲聲援者也爲今計者莫若於湖北西北形勢之地行並村連砦之法於團練中接連築砦堅壁清野而成卓然之勢則勢常在我不在敵夫湖北義勇出於血誠可用者固不少若以素不知兵之人一時激於意氣賊來衝突遽爾四潰甚有爲賊所殲遂相戒不復立團夫人不當創鉅痛深之後多爲僥倖苟免之謀往者官嘗催督團練而民不應命者冀避地可暫免耳今則室廬半焚燬資糧盡攫取男婦俘獲遇屠戮不少幸軼他方而薪米翔貴呼號震野道殣相望至於計無復之伺



賊一退急歸鄉里復思結練勇築堡砦以自衛當此之時民心甚憤民氣甚奮可因勢而用之第恐事體差池或築或否或築之不得法不知相度形勢扼其衝要互相絡繹終與未築者等請擇曉暢軍事及熟地利通民情者數人督令沿邊州縣各相其阻山據谷批亢擣虛之形勢計道里遠近戶口多寡以定堡砦之大小其有深山菁林必得水泉通脈之處平湖大澤必依萑苻叢生之區修築尙易爲力也至若平行原隰戎馬易突又必多方綢繆虞仰攻則務高虞橫衝則務厚掘濠塹則務深而寬置火器則務多而利架木石則務機而捷虛張旗幟鼓角以疑之密爲阱陷坎以誘之廣設塘

河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

疏論

七

報閒謀以探之尤當置官軍大砦爲老營統領而提調之游徼而策應之如是則枝枝節節地棘天荆賊亦何敢擅越重關哉從來賊無輜重擄掠自資一聞警報卽令各村人民食物盡運堡砦中彼四野無糧又無釜甑堅持數日鮮不走散昔陳俊說光武絕尤來大槍糧視人堡壁堅完者飭令固守在野者因掠取之宋劉維輔拒金人顧熙河有積粟急出焚之恐齎盜糧而藉寇兵也其餘清水泉使賊無所汲秦人則毒涇劉錡則毒穎清芻草使賊無所牧唐太宗則令思摩燒薙秋草劉仁恭則於霜時焚塞下野草野無所掠必奔奔而追之必勝是清野正爲堅壁計也然而爲此者有四難有二



議一難於費之充給也工用器械所需甚多當此軍饑浩繁  
必不能取之官帑而民間貧者既多忌富者復多慳將何以  
鼓其心而作其氣今各擇紳耆之賢而能者使之婉諭以自  
全之道間有不率恩威並用則貧者出力富者輸財然後條  
列其興作之功簿錄其出入之數愚者知其可與守貧者知  
其不敢欺則是不費官之一絲一粟而已屹然成金湯矣一  
難於民之齊心也往見奸民一有訛言民卽亂行遷移雖靜  
鎮而強有力者視他人紛紛鳥獸散亦相率而起矣又或此  
堡堅守彼若奔潰黠賊往往並力專攻一堡一若不勝屠戮  
之慘致令堅守者從而氣靡由無以聯其勢而壯其膽耳今

河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疏論

六

於形勢最要害處既設官兵大營使相維繫則各堡若皆有  
所恃而不恐眾志成城所謂同舟共濟胡越一家也一難於  
勇之訓練也負販耨鋤之徒素不知坐作擊刺之法軍旅行  
陣之制一旦聞霆震雷轟之聲見山苞川流之勢莫不心搖  
股慄故臨敵多不能忍今於農隙時除老弱殘疾外按保甲  
選精壯數人各習兵器其武藝超群者公舉到官官親校閱  
賞罰以鼓舞之平日熟習於戚南塘五練法庶人自爲戰家  
自爲兵矣一難於官之先倡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守堡若  
而不固城池議鄉團而反弛本兵毋乃倒行逆施乎謂無賊  
不必備則顏真卿何以因雨潦而修平原城謂賊遠不必備



則司馬懿何以八日而入新城謂地險不必備則鄧艾何以偷渡陰平宋藝祖何以踰澗破清流關今增陴浚隍料丁壯儲倉庾近者急入收保遠者資爲犄角則堡砦益得以自固矣官署丁役多者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於程工奠食外輪班赴演武場操練亦使其不至游惰飽食而額設之兵更無論矣又聘禮名賢如宋余玠知重慶築招賢館供帳一如已居又厚募驍勇如唐楊慶復守西川選三千人曰突將又練習家丁如唐馬燧節度河東教廝役皆爲精騎則官得緩急之用民得聲勢之援保砦之中有不踴躍者乎而或有議其騷擾者謂愚民難與慮始可與圖終因循日下畏難苟安一

沔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

疏論

九

旦動眾傷財必以生事阻之夫擇利莫如重擇害莫如輕試思賊所躡蹂慘不忍聞權其利害孰重孰輕卽小有騷擾民猶諒之況保其室家全其積聚一勞永逸數世賴之何騷之有又有議其不靖謂保砦林立民皆阻險豈無奸人幾幸煽亂其閒或爲罪人逋逃主而役捕不敢入或徵收賦稅而恃眾不卽輸甚且畛域攸分至挾忿相械殺夫好勇鬪狠何必保砦亦賴官之擇人而任耳況由州縣分而村落大者不過萬人小者僅數千百人父母兄弟生聚其中且有端正紳耆保甲可倚籍貫職業可查縱有蹤迹不軌頑梗不馴團總擒之足矣是無堡砦反散而不可紀有堡砦正可聚而核也彼



不靖者特倒授太阿之柄而威信之不立何咎乎堡砦沉賊  
既削平卽飭一律毀撤易易耳邇聞山東河南郡邑堡砦甚  
多閒有賊來從賊者其心非不知順逆特眾寡不敵暫款其  
鋒以免蹂躪官軍一到傳檄自可定也夫立一法必生一弊  
道在先有以制其弊如因四難二議遂疑堡砦不可立而官  
軍又不能分守各形勢雖日論形勢奚裨哉今湖北賴各上  
憲碩畫膚功弓櫜鼓卧不維荆襄重地宴然無七鬯之驚卽  
西北一帶皆已解嚴堡砦似無容議然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善後之策或有采焉故據其管見而以策湖北形勢爲天下  
根本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三

贈崔復州府

唐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  
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  
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  
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  
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  
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  
民產無恒水旱疫癘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  
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  
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



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是乎愈常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陸子茶經序

明李維楨

溫陵林明甫治邑之三年政通人和討求邑故實而表章之於唐得處士陸鴻漸井泉無恙而茶經漶滅不可讀取善本復校鋏諸梓而不佞楨爲之序蓋茶名見於爾雅而神農食經華陀食論壺居士食志桐君及陶宏景錄魏王花木志胥載之然不專茶也晉杜育荈賦唐顧況茶論然不專經也韓栩謝茶啟云吳主禮賢置茗晉人愛客分茶其時賜已千五百串常魯使西番番人以諸方產示之茶之用已廣然不居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

功也其筆之書而尊爲經而人又以功歸之實自鴻漸始夫楊子雲王文中一代大儒法言中說自可鼓吹六經而以擬經之故爲世詎病鴻漸品茶小技與經相提而論人安得無異議故溺其好者謂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稱引並於禹稷而鄙其事者使與傭保雜作不具賓主禮汜論訓曰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下於古爲義於今爲笑豈可同哉鴻漸混迹牧豎優伶不就文學太祝之拜自以爲高者難爲俗人言也所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占夢三卷不盡傳而獨傳茶經豈以他書人所時有此爲躋長易



於取名如承蜩養雞解牛飛鳶弄丸削鑠之屬驚世駭俗耶  
李季卿直技視之能無辱乎哉無論季卿曾明仲隱逸傳且  
不收矣費袞云鞏有藝偶人號陸鴻漸市沽茗不利輒灌注  
之以爲偏好者戒李石云鴻漸爲茶論并煎炙法常伯熊廣  
之飲茶過度遂患風北人飲者多腰疾偏死是無論儒流卽  
小人且多求矣後鴻漸而同姓魯望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  
收租自判品第不聞以技取辱鴻漸問張子同孰爲往來子  
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稍別何有  
往來兩人皆以隱名曾無尤悔僧晝皎然名清晝對鴻漸使有宜  
尼博識胥臣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三

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姓同吾將入杼山  
矣遂東所著毀之度鴻漸不勝伎兩磊塊沾沾自喜意奮氣  
揚體大節疏彼夫外飾邊幅內設城府宜見容耶聖人無名  
得時則澤及天下不知誰氏非時則自埋於名自藏於畔生  
無爵死無諡有名則愛憎是非雌雄片合紛起鴻漸殆以名  
誨詬耶雖然牧豎優伶可與浮沉復何嫌於傭保古人玩世  
不恭不失爲聖鴻漸有執以成名亦寄傲耳宋子京言放利  
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摩於道終南嵩山仕途捷徑如  
陸鴻漸各保其素可貴慕也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  
勝數惟倣儻非常之人稱焉鴻漸窮厄終身而遺書遺迹百



世之下寶愛之以爲山川邑里重其風足以廉頑立懦胡可少哉夫酒食禽魚博塞樛痛名經者夥矣茶之有經奚怪焉

茶經序

陳文燭

先通奉公論吾沔人物首陸鴻漸蓋有味乎茶經也夫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見神農食經而曇濟道人與王子尙設茗入公山中以爲甘露是茶用於古羽神而明之耳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稷樹藝五穀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茗而天下知飲羽之功不在稷下雖與稷並祀可也及讀自傳清泠泠起四座所著君臣契等書不行於世豈自悲遇不禹稷若哉竊謂禹稷陸羽易地則皆然昔之刻茶經作郡志者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

豈未見茲篇耶今刻於經首次六羨歌則羽之品流槩見矣玉山程孟孺善書法書茶經刻焉王孫貞吉繪茶具校之者余與郭次甫結夏金山寺飲中泠第一泉明徐同氣撰余曾以屈陸二子之書付諸梓而燬於燹計再有事而屈郡人陸里人也故先鐫茶經客日子之於茶經奚取曰取其文而已陸子之文奧質陸離有似貨殖傳者有似攷工記者有似周王傳者有似山海方輿諸記者其簡而該則檀弓也其辨而纖則爾雅也亦似之而已如是以爲文而能無取乎客曰其文遂可爲經乎曰經者以言乎其常也水以源之盈竭而變泉以土脈之甘澁而變瓷以壤之脆堅煇之浮燼而變器



以時代之刊削事工之巧利而變其隲之爲經者亦以其文而已客曰陸子之文如君臣契源解南北人物志及四悲歌天之未明賦諸書而蔽之以茶經何哉曰諸書或多感情列之經傳者猶有猥冠僖父氣茶經則雜於方技迫於物理肆而不厭傲而不忤陸子終古以此顯足矣客曰引經以繩茶可乎曰凡經者可例百世而不可繩一時者也孔子作春秋七十子惟口授其傳旨故經曰茶之臧否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者也抑取其文而已客曰文則美哉何取於茶乎曰茶何所不取乎神農取其悅志周公取其解醒華陀取其益意壺居士取其羽化巴東人取其不眠而不可概於經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

也陸子之經陸子之文也

沔風集序

陳文燭

昔屈三閭九歌多沔湘人語謂緩節安歌司馬長卿賦雲夢言榜人歌聲流唱駭水蟲而沸波鴻沔陽故湘沔雲澤也歌詠其天性乎大梁李川甫先生正德時守沔余如京師訪先生吹臺之上余聞李獻吉謂眞詩在民間惜今無列國采風使耳學士韻語非詩之眞也因質於先生先生首肯之自言曾采民間歌題曰沔風三十年後余得原本於仲子光祿君多里談巷語樂而不淫怨而不怒性也乃眞也古稱薪菜滄浪蘆中萍實三戶舊歌遺於江漢者與若云詩三百篇多出



於婦人女子之口而桑閒濮上仲尼存而不刪又先生與獻  
吉論詩之大旨也因刻傳焉爲里門父老擊壤之助云

李我泉詩序

陳文燭

縉雲李先生佐吾郡余方家食先生最重余往往叩草堂而  
問焉暇集諸進士爲文酒之會余所見聞郡大夫有才情者  
惟祥符李川甫華亭袁履善二先生耳參佐以下賢者工簿  
書刀筆爲稱職何暇及文學先生在郡喜吟詠卽謁上官走  
田閒多作烏鳥聲一日辭官去沔就余曰錦何足與言詩顧  
念茲在茲公爲序焉魚目爲珠矣余心許之又二十年先生  
歸老山中哦詩不倦有子逢京爲建陽簿先生寓書曰錦何  
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序  
三

敢辱公言顧有前諾幸爲我終之李生死且不朽矣余心壯  
之陳子曰余爲諸生見沔民苦府庫役一日費數十金當之  
者如赴湯火乃太守鄭公與先生同里至則罷之以先生之  
言先入乎一言而沔民更生矣夫詩三百篇莫盛於豳風而  
七月之章詳於民事古人所謂詩可知矣假令先生在官無  
一言利民而徒工於詩卽篇章珠澤文彩鄧林又何取焉余  
竊感於先生而樂爲之言卽先生詩不足以槩先生也

白雲山房集序

龍膺

語曰惟楚有材材胡以獨歸楚也楚之分野爲軫其山鎮衡  
巫其澤藪雲夢其川合江漢沅澧瀟湘沔汭而輸之海其產



金玉砥礪絲纁璣組羽毛皮革栝柏筭籥苞匭菁茅而其扶  
輿靈秀睿詰之晶華率鍾於文章倜儻忠憤之士爰自鬻熊  
肇稱倚相嗣宗騷禘左徒賦拾宋玉遐乎上矣秦人隱學於  
大酉漢史著業於浮湘郭璞爾雅之台昭明高樓之選馬融  
傳經絳帳庾信撥藻章華朱陵藏鄴侯之書赤壁載坡仙之  
賦風流遺韻代不乏人故瓊豷虎步於江夏杜孟鳳舉於襄  
樊二歐濟美於江潭文考接武於南郡群玉絕唱於澧浦胡  
曾高詠於邵陽潘武並響於武陵羅含吞采於耒水彪炳前  
代此其厓略云噫吁盛矣昭代郁郁才士雲蒸迹作諸家直  
躋漢魏而上石首楊文定華容劉忠宣茶陵李文正郴州何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美

司空吾邑陳司馬安陸何司寇漢東顏亳州黃岡王吉士沔  
陽童庶子蒲圻魏觀察京山高長史華容孫漁人皆以文章  
詩賦名士予生也晚所私淑焉及束髮以來得遊諸大人長  
者則張文忠吳明卿陳玉叔劉長卿吾師事之梅客生周二  
魯郭美命鄒大澤趙安甫吾兄事之陳立父袁伯修中郎江  
進之則吾莫逆交雷何思吾神交也溘焉千古與先計部暨  
孝廉阿超並修文地下矣今幸雲杜李本宣太史巋然爲魯  
靈光稱一代宗匠亦甚以大業勗余其一時以風雅相友善  
者則費國聘孫鵬初孟義甫彭季錢王襄父朱食其魏肖生  
梅長公蘇全夫袁小修李長叔鍾伯敬邱長孺王不疑邱當



世江伯通周伯孔與吾甥楊修齡令子文弱又雅慕譚友夏而晚始得傳咨伯於晉寧無不家握楚珩人懷荆璞羽儀詞苑鼓吹騷壇所謂儒雅之鄧林名流之珠澤矣其在今日肖生咨伯及予並仕於此殆爲晉用者乎然楚之工文章詞賦者不知凡幾而余所睹記交知大概若是予所交於楚人士以勛伐節義著者不知凡幾而其工文章詞賦之士亦大概若是固不必以楚之多材責吾交道隘而亦不宜以予之交知盡楚材也何也前乎吾者不悉聞後乎吾者不可量而當吾世者又未盡相暱也予以巡方客晉寧久時與咨伯上下古今揚榷騷雅甚快復得咨伯所爲詩卒業之骨氣高奇詞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七

采雋麗飛翰絕踪一舉千里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予謂咨伯極其所詣當兼有之予因與咨伯商也詩有以專詣爲境以瞻博爲材以琢磨爲工以混沌爲象以豪勁沖邁爲氣乃邇來作者大謬不然師匠旣卑格檢亦縱步趨中晚闌入宋元甚爲窵言雜以嘲諢烏在其爲大雅之音予竊謂正嘉以前稚欽季迪爲先覺隆萬而後明卿本宦中郎兄弟爲正宗咨伯則方來張楚之傑歌郢之雄而屈宋之嫡派也余非其倫也異日訪余漁仙之谿洞庭之野望沅湘之煙雨撐魚梁之雲氣長風怒濤之澎湃蛟龍水物之憑依鳥獸之鳴號草木之振落是時也



把咨伯之袖掀髯而歌曼聲而嘯而後稱詩以相質必有當於咨伯者乎語又有之詩亡而詩在楚余與咨伯皆楚人而詩也故言楚云

重刻養餘月令小敘

戴俊

頤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晦翁云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以是知人之一身內而德性根柢太極不可無養固已卽外而官骸稟氣於陰陽五行康甯災疹關繫匪輕又何可不得所養爲全歸計人每以百年之身爲一切鹵莽雖四時百物相續不絕靡知節宣調劑以自衛其生聖經賢傳下至子史律厯農圃畜牧種植之書精粗悉備細大不遺而後人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二十六

擾擾名利罔所法守甚且藏書有限不能宏覽博物而撮其要則亦無可如何也先大夫光祿公幼卽穎敏過人目下十行七歲能文十歲以後破萬卷未及三旬學卽有成一意著述中年備員天祿而文事不肯稍輟今所傳廿一史文鈔陶昭宣文集暨韻系鑑綴等書卷帙浩繁悉垂高曾之規矩作藝苑之津梁後以才未大用乞養歸田留心頤養要術因輯養餘月令一書以前民用裨益於世良多矣昔歐陽文忠公以龍圖閣學士致政優游田里曝茅簷之短日涼竹簟之暑風回憶玉堂如在天上因紀生平所閱厯大則朝廷典章而小不遺於日用總名曰歸田錄然止可資學士大夫之聞見



供笑談而已其於陰陽五行四時百物之要義生民觀體之利害未備焉先大夫月令一集誠布帛粟菽有用之書也家諭戶曉壽國壽民不無少助惜原板年久全朽失鈔之蠹簡復重鐫此板以永其傳後世子孫相與恪謹保護庶幾我祖若宗流風餘韻亦綿綿而無替矣豈公諸同好以爲養德養身之助哉

湯若巖文集序

薄有德

世之操觚家好爲奔放奇肆之文出偏鋒演虛套誇多鬪靡棄精節貌使文之真面目蕩然無存余竊心焉慨之茲者視學三楚樂與諸生昌明此道衡文宜取典實勿取空疏宜取沔陽州志卷十一藝文序

无

謹嚴無取浮蔓期隱合乎先民之矩矱據試各郡士頗有適愜予懷者及按試郢屬得沔陽湯生次書卷學養深邃卓犖不群懔然異之亟拔冠其曹復鏤諸版秋鄉試生來謁恂恂謹厚詢厥所厯因悉尊人建侯公名噪藝林訓迪有體生髫齡卽遊泮水越今十餘載試輒冠軍中州進士高抑公先生名於嶠曾牧沔觀風奇其才合韓生柳陶生秉鈞厯試文刊帙公同好而生以辛卯癸巳兩得俱失惴惴然懼其文未堪用世私喜余有一日之知袖出其稿就正且乞言爲序余嘉其欲然不足之意細加披閱大抵生之爲文也本之六經朱子以純其理佐之左國史記以峭其辭參之秦漢唐宋古文



以達其氣雜之成宏慶厯諸名家以神其法爲文皆醇正精  
實典雅古潔長短濃淡異曲同工舉向來空疏浮蔓之習淘  
汰淨盡誠制藝中金科玉律有識者自必拱璧珩之膾炙嗜  
之也生將旦暮遇矣乎斯集也以之傳世可以之名世亦可

椿繩山刺史德政序

張錫穀

嘉慶十有九年季夏之月州大夫于役省垣聞沔陽闔境之  
望雨孔殷也適歸祈請甘霖沛然民卜有秋於時百里雷封  
東至沙湖西至范漑關洪湖以南仙鎮以北四民之沐膏澤  
者歡然交欣有黃髮鮐背扶杖之老五方各一人造於觀化  
處士之廬曰樂哉斯雨之賜乎我黍與與我稷翼翼微大夫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三

之力不及此今將輸望歲之忱効與人之誦文不雅馴恐無  
當於縉紳吾子少親鉛槧請爲吾黨揚榘陳之以見慈父母  
憂民之憂亦樂其樂也方大夫未旋日兼旬不雨吾儕小人  
操豚蹄以祈於方社曾莫我聽相與引領東望曰我公歸來  
乎五日不雨可奈何俄而紛紛走相告曰我公歸矣信乎曰  
信矣將至矣公之在途也馳諭城中傳集官吏士民僧道以  
待祈雨至則入門壽母太宜人起居卽躬詣城隍廟行香齋  
戒宿壇布其衣蔬其食朝夕步禱於各神祠環聚兒童教唱  
木郎歌且命咒蜥蜴蝦蟆一切求雨之方設城致行如是者  
數日日之方中赫赫炎炎忽見雙龍蜿蜒天際頃刻繁雲四



布雷轟電掣大雨如注公端跪階墀叩謝神靈雨淋淋沾漬  
冠服役人持蓋命勿張蓋自乙亥至甲申十日內連獲甘膏  
非惟徧之又布濩之是由我大夫仰體 聖天子軫念民依  
至意敬恭明神求則得之雖其實心行政非以市恩而吾小  
民渥荷洪施縱不敢以葵菽瓜壺田家之味瀆獻公堂要宜  
鐫之口碑筆之私乘傳之子子孫孫俾知某年月日某父母  
爲民求雨之誠感應之速有如此此其大略也惟吾子潤澤  
之處士曰善哉父老之爲此議也亦知雨澤有由致乎論語  
首篇稱孝弟爲爲仁之本孔子答問政曰先之勞之孟子論  
施恩之序曰親親而仁民今大夫孝於壽母旣立其本以爲

沔陽州志

卷十一藝文序

三

民先矣下車以來勤民之政不可勝述卽今勞勞請雨尙聽  
訟神廟中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天澤之應非偶然  
也且父老嘗誦詩矣小雅楚茨四篇咏雨者三信南山之次  
章曰旣優旣渥旣沾旣足生我百穀甫田之次章曰琴瑟擊  
鼓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大田之三章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其卒章皆曰介景福而得壽考想見其時在  
上之大夫力於農以惠及於下在下之農夫感其德以頌美  
其上下相與之情益然篇什間今父老欲抒下情以宣上  
德能輯風雅之詞叶豳籥之吹乎僉曰唯唯於是各集一章  
章八句用申躋堂之祝云 沔彼流水蘊隆蟲蟲靈雨旣零



自西徂東出自東方我疆我理君子樂胥德音不已 漢之  
廣矣六月棲棲朝隲於西興雨祁祁西人之子式歌且舞豈  
弟君子受天之祜 江漢湯湯六月徂暑凱風自南其雨其  
雨顯允君子南土是保神之聽之使君壽考滔滔江漢我心  
憚暑出自北門以陰以雨樂只君子遊於北園立我蒸民宜  
爾子孫瞻言百里以社以方維風及雨于此中鄉中田有廬  
如茨如梁民之父母壽考不忘

鑒心亭詩集序

張錫穀

陳同甫傳宣和二烈女言杜氏遇賊從容投環陳氏長女伸  
頸受刃而死其次竟汚焉後有人諗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三

爲乎女慘然連言曰難難嗚呼誠難哉士大夫臨難苟活渙  
忍作兒女子態伊豈無羞惡心直受牽難難兩字靦顏爲兒  
女子所不肯爲歐陽公五代史述王凝妻李氏斷臂事於馮  
道等傳有旨也夫有旨也夫吾沔鑒心亭烈女事載邑乘歌  
詠揚芬不下二百章姻叔史雪髯先生糾同志彙刊問序於  
余余讀明史烈女傳序謂人情忽庸行而尙奇激胥以至奇  
至苦爲難能文人墨客往往借倣非常之行以發其偉麗  
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傳尤遠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  
正氣之不至淪淪斯人之異於禽獸載筆者宜莫敢忽也今  
觀此編皆以激越跌宕之詞彰奇苦難爲之節足使聞風者



頑廉懦立惕然恐出兒女子下其為功風俗甚鉅樂序而行之以愧千古之曰難難者

可堂詩序

張錫穀

沔北胡可堂先生錫穀之父執也以高才生少與先大人同肄業聚奎書院課文冠曹偶性嗜吟淵源風雅疏瀹心靈而根於道力中感恬淡名場惟嚴督良子香谷改制舉業登賢書而先生益肆力於有韻之言歌懷嘯志尙在香山劍南閒門臨漢水雖近市而心遠地偏悠然有陶公真意焉穀每登堂執猶子禮聞先生譚藝於司空氏二十四品派析縷分證鄉今故娓娓無少倦廿年以來穀浮沈宦轍比歸則香谷已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

奉先生之諱旋司鐸保康老成既謝故人亦疏為張望久之忽得手書以遺集郵寄讀其古今各體皆衷於六義而流露靈府蕩滌塵壒不為澀體綺詞以自寫其品質之高淡恬愉蓋由白陸而進於陶者昔人云有真性情斯有真歌咏豈不信歟

張蓮濤先生四好文集序

翟錦觀

錦觀自己巳歲謁夫子於四好堂叩別入 都不親函丈於今十載茲杏天木天蒞天世兄弟及今從待同門諸友郵致夫子制義屬參訂跋記錦觀捧讀雀躍曰此舉何先得我心也我夫子自為諸生至成進士前後屢受知於戴篔圃胡豫



堂洪素人吳白華王春圃張孟晴諸學使鄉會 殿試又受  
知於余秋室戴可亭王偉人鐵冶亭管松巖彭雲楣竇東皋  
宋小坡章同門諸先生及揀發至黔各上官皆喜曰是賦十  
年候選無雙士二甲歸班第一人者耶卽權劇邑有政聲移  
篆印江士民愛戴有爲官不愛錢百姓得安眠之謠達於省  
垣今四川制軍常春暉公時爲中丞甚器異之調襄辛酉鄉  
闈錦觀叔姪並邀拔植塲後改權襄安以印江人士保留復  
任創修近奎書院訓課諸生他郡及鄰省之酉陽秀山皆聞  
風來學尤勤聽斷決獄如神百菊溪董觀橋兩先生時官藩  
臬檄權黃平俾讞疑獄不施刑而立剖奇寃得雪觀橋公至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論

五

呼爲黔寶陸平泉學使則以署清平堂聯逢人稱誦而伊小  
尹先生命其公子今翰林院侍講鍾仰山君師事焉李蔭原  
方伯繼至移治開泰三年中政成民和邑人餞行序所稱宿  
廟而寃獄得伸禱雨而甘霖立應非虛譽也忽賦歸去來黔  
人交挽之不留還家半載楚制府汪稼門先生聞我夫子在  
黔時有薛明經臨沒遺命其子贈硯好官及培植士林自庚  
申至丁卯四與襄校麻試州縣所賞拔者多成進士列詞館  
部曹並傳有張五元之號慕其文行聘主署中講席至則嚴  
勤教讀不干餘事制府敬愛交深爲題硯齋訓子圖移督浙  
閩諳託張筠圃中丞薦主沔陽書院揭聯云廿載重來今我



何如猶故我諸生列坐經師豈敢況人師旋歸家塾不輕入  
城市去年貽錦觀書曰我老矣亦欲偷閒然結習不肯離書  
卷一刻且嘗記唐伯虎詩云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閒造  
業錢我以拙守見重官司恐居家囊窘時見獵心喜不能自  
持晚節欲以束修之給完之此可遠爲知己告者於是知我  
夫子之爲人真無忝四好遺訓記杏天兄弟嘗言夫子於益  
齋公不豫時默禱天祖願分壽十年俾得受職請大父母封  
誥故旣得 勅典遂賦歸田方今齒近七十神明彌健非天  
所以報其孝思耶遙致同門諸友僕旅滯 都門賴諸君子  
共代服勞之誼竊深銘佩第我夫子素以文行兼勗門下士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

我輩師夫子之爲文尤當師夫子之爲人人傳而文益傳世  
必有同好者矣

滇黔紀略序

熊士鵬

大丈夫必欲讀萬卷書走萬里路然後可以盡古今山川人  
物風土之奇故其發而爲文與詩也乃能無少少無賤賤絕  
幽鑿深窮形盡相旣蒐羅山海水經之所未周而處有經史  
以窮其理出有經綸以展其才備體用而兼內外又足以自  
稱一家言後之君子得以觀覽始知其爲學不在乎佻聲揣  
稱熏香摘豔而遂誇爲某名士某名士也司馬子長不探龍  
門窺禹穴則史記必不奇杜少陵不入隴蜀無以知夔門秦



中之阨要則詩必不奇韓昌黎蘇子瞻不入潮不入海無以知蒼梧九嶷韶石舜峰之巉巖峻絕則文與詩亦必不奇予匏繫江漢凡二十餘年雖不乏山水之助而祇此區區數百里徒爲耳目所近玩究不足以舒其磊落崢嶸之氣故其平生所著作亦祇知繩樞草舍聊避風雨假令極其情擴其趣與名師友相往來度其所就諒必不止乎是而卒區區止乎是則亦其天之所賦予者有限而又自惜其老之無能爲役也陸君伽陵有異才奔走都門十數載窮苦備嘗始得出判乎蘄而調任乎沔時以詩相過從繼復出滇黔紀略以授予讀之觀其由鄂南浮澧次沅而入黔由黔過平彝易龍嵩明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六

而抵滇於桃源則知其仙源之窈窕於中元飛雲諸洞則知其大塊之磅礴而鬱積於碧鷄金馬則知其蠻荒之遼闊而高深伽陵於馬瘖僕痛之餘手揮目送悉一一見之於詩慨然想見王褒馬援諸葛武侯之遺跡而又深歎此中佳境不在中州而生於窮鄉僻壤其與世之懷才不偶而淪沒草野者無以異無亦造物者有心欲秘其奇而作此變幻不測耶抑或待高人逸士之來此者必將闡其微而顯其幽耶余老矣幸猶手是編而神往於其際焉此亦何減於宗少文之卧遊也



雲亦靈怪矣哉觸石而起膚寸而合翦翦太虛中奇詭變幻  
不測爲牛爲馬爲犬爲鼠爲龍爲車輪爲行人爲白鵠赤珠  
爲魚鱗水波峰巒賦形成象隨其所之人之奇傑不凡者亦  
猶是也玉沙王烜年二十餘尙困童子試葛藟艱脆此中若  
有物揶揄之者然其人骯髒如故一日袖卧雲堂詩集示余  
余笑曰雲也而乃卧乎哉吾不與子言雲而與子言卧子青  
白眼也傀儡胸也霹靂手也飛行絕迹足也珠玉咳唾也錦  
繡心肝也浩浩落落一肚皮不合時宜氣也子豈久卧者哉  
知子則知雲子不能久卧而謂雲乃卧乎哉然而奇傑如子  
骯髒如子猶困於童子試婦嘯飢而髻如椎兒號寒而腳不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

襪仰笑而屋已打頭高卧而被不覆足則雲也而竟卧矣其  
不得已而發爲詩也故皆淒風苦雨之篇曉星殘月之什余  
讀之余歎之眞卧雲堂中人詩也雖然雲豈終卧者哉蓄極  
則洩閎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斯時也非久卧者思起  
時乎有物焉乘之去矣

重刊身世金鍼序

閔 璜

置此身於兩閒一稊米耳然而古先哲砥礪濯礪卓然自立  
於世者端賴乎此則夫先哲之名言吾人以身涉世之矩矱  
也曩見身世金鍼一書薈萃先正格言析爲廿二則自敦孝  
遏淫始揭其綱也終之以積德感應究其效也其閒植心性



勵品學慎言行睦家庭聯師友善出處厚人物義蘊略備是書肇棐於蜀漸行於荆郢不著編緝者姓氏亦無序文吾邑好義者重付剗剗相矜金鏤板以廣其傳而丐序於余余惟淑世之道基於淑身大學曰修身中庸曰誠身身正而家國天下齊治均平之理推而放之裕如矣世之學者儻奉是編爲指南而身體力行如與古人相質將見窮而自治若金在鎔達而治人如磁引鍼於以馴致乎古先哲之林而此身庶不虛生於世也夫

義勇冊敘

咸豐丁巳年作

知州 蕭蔭恩

聖清休養二百餘年 仁恩遐被淪浹肌髓雖昆蟲草木含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序

三

生負氣而爲 盛世効其靈矧在心知之倫有不感激而以忠義自矢者哉咸豐建元余由黃陂涖沔時值粵匪蠢動凶焰所及已圍長沙竄岳州陷武昌破金陵不逾年蔓延吳楚數千里此正志士聞雞起舞枕戈待旦時也余興團練勇撲滅土匪幸仗 朝廷如天之福二三年間全境肅清復見漢官威儀夫荆襄爲下游屏藩自三國迄南唐類皆視得失爲存亡彼賊之竊據江南者安得不肆假虞滅虢之計以快得隴望蜀之心四年二月賊眾撲沔余悉力戰守糧匱援絕而賊愈肆武侯有言漢賊不兩立余豈忍偷生旦夕而與逆匪共天日哉隨結西方紳耆大興義舉至六月振臂一呼踴躍



巨萬旌旗所指鄉鎮旋復而東北亦漸響應共梟逆賊之首以洩敷天之忿此不特一邑復睹衣冠文物之盛而荆襄數郡亦藉沔爲函谷得以高枕而無東顧之憂矣不料賊鋒雖挫而賊忿愈深五年正月封豕長蛇盤突沔北余派勇輪戰自春徂冬斬獲近萬復靖孽氛而吾屬之摧鋒鏑者兩載間亦不下二千人嗟乎賊自猖獗以來攻城掠地凡殉難者胥增節烈之光而沔獨奮勇爭先立剪兇仇至於剖腹裂腸不遑顧恤是靖難與殉難有閒矣行伍兵丁捐軀敵愾彼固利賴餉食已經數世沔則孤城百里乞餉無門獨賴士民裹糧轉戰萬死不辭其祇知奮於義而非動以利又明矣沔爲人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三

文藪士君子與古爲徒取義成仁固其素志彼蚩蚩者何喻大節乃數年來編戶爲伍伸鋤爲兵氣吞東南之虜志存西北之城迄今偶經戰場目擊風悲日曛蓬斷草枯輒令人歎歎欲絕也古者賦兵於農詎能如是視死如歸哉此無他

德化之人人者深凡隸帡幪爲赤子亦爲忠臣爲良民亦爲義士生旣不能殄滅醜虜以清南服死猶願爲厲鬼以殺賊也茲值 卹典下頒特諭邑紳清查編集共計陣亡若干名於左並附遇害姓字於後彙冊詳咨上邀 天眷分別 旌表夫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耳蓋棺速朽古今同歎爾士民忠義憤發揚芬史館世祀昭忠光日月而壯山河其亦無愧也



夫

送劉秋農司理浙江序

錢崇柏

劉君秋農禮制方闕將以司理之浙走書告別於錢子錢子  
羈冗職弗克拏舟百里話別於蒼茫煙水閒爰贈以言曰夫  
司理豈足以盡劉君之才哉古之士師首稱皋陶其道明允  
而已劉君枕葑經傳於茲有年吾知其必能以服於古者施  
於今也奚待余言浙爲東南大都會山川人物雄奇秀逸甲  
海內送人之浙者多侈陳天台雁宕山陰聖湖諸名勝以及  
林和靖賀季真之雅尙白香山蘇長公之政績文章以揮霍  
其志意而敦勉之劉君負材卓犖振管攜華光芒俊偉安見

泗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序

早

足跡所至風流文采不與昔賢並耀於湖山之閒是又可不  
必言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於海疆浙固濱海區也余聞浙  
海自馬蹟山迤南島嶼環列互甯波温台數郡外而陳錢洋  
山鉅且遠內而玉環烏沙舟山險且要皆明代備倭用武之  
地也劉君退食之暇試按其圖籍攷其山川參以近今之聞  
見爲問昔時湯信國設衛築城之所其乍浦浦門遺跡尙有  
可識者否耶以今較昔又當何如設施耶自是南至閩粵迄  
安南北至山左天津抵遼海由浙次第以推使延袤萬餘里  
之島洋扼塞爛熟胸中若馬伏波開視行軍道徑可聚米爲  
山谷形他日職任封圻舉而措之以成 國家安內攘外之



治若是者理天下可也豈僅理一郡哉理四裔可也豈僅理中夏哉劉君行矣余之所望於君者遠且大矣夫司理豈足以盡劉君之才哉

雜論 風俗一

劉 揆

始爲演劇者誰與蓋出於昏主庸君喪國敗家亡人之所爲也考玉樹後庭之曲起於陳隋梨園之樂盛於唐代始自朝廷延及平民以至於今成爲風俗而弗可禁也夫小民終歲勤動所得除上供外不足以給朝夕之需而一聞演戲卽與質稱貸有所不辭寧受他日凍餓之苦以博目前無益之歡而論者以爲演忠孝之戲足以勸懲一切其於民教亦不爲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雜論

望

無助不知聖賢有經籍父師有訓誡朝廷有律令猶未足以聳動愚頑而區區優伶之妝塗豈能有所裨益且三代以前不以戲爲勸懲而人思爲善比戶可封後世優伶之場無地不設無歲不有而俗日以澆犯科者日以眾其果有所勸懲邪無所勸懲邪況今村里之閒所演者果皆忠孝之戲乎言不褻不足以成笑事非桑濮不足以當觀日中登場夜闌未畢亂男女之別長淫盜之風士子以之喪其志農工以之廢其業非小禍也方今市鎮城郭以演戲爲生者皆衣美食美食昌黎有言農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其不窮且盜也周官閒民無職業則罰之此曹豈但閒民而已哉



山谷圍棋詩云誰謂吾徒猶愛日月落參橫不自知可謂惑溺矣余讀世本博物志皆謂堯造圍棋以教丹朱斯言信然卽庸人教子皆知以正堯爲聖人而教子乃以嬉戲之事耶丹朱嚚訟朋淫堯所知也而復教之以圍棋是益助其俾晝作夜與然則奕棋非堯所造斷可信也魏晉之閒士大夫樂放逸惡檢束若張華謝安王坦之輩並以此爲消遣時日之計而阮籍至聞母死圍棋不輟吁可駭已孔子稱博奕猶賢者所以重懲夫飽食而不知用心者耳言匪一端各有所主豈勸人博奕者哉凡馬吊混江牙牌之屬於法有禁惟圍象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雜論

三

棋皆以爲文人偶爾之戲而不知其敗德損行忘善生惡是皆不可以不放絕者也魯語論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庶人以下明而動昧而休鳴乎其言當矣誠使四民者皆修其業嬉戲之事可不禁而絕

答唐侯問

劉 涪

唐侯問爲治劉子曰勿近名勿徧徇夫名者小人之藥君子之疾也小人知務名則不敢爲惡君子恒務名則所爲亦未能盡善故有矯激而不得其平此之謂徧徇唐侯曰吾欲清丈田畝固隄防減征徭葺學宮增講舍數者何先劉子曰政有緩急施之宜有次第百年之善政欲盡舉之一日必將重



勞吾民民且視爲虐政矣清田畝葺學宮增講舍誠善舉也然在今荒歲則皆不急之務也唐侯曰善方今楚事孔殷其最切要者安在劉子曰在治水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江漢治則楚畢治矣唐侯曰請言治之之方劉子曰析江漢而求治之之方莫若分其流而使之小合江漢而求治之之方莫如離二水而使之遠夫江漢各起西南自秦蜀來入楚荆襄境而漸近然其中閒相去猶數百里稍東至潛江天門監利沔陽中閒不過百餘里春夏盛漲漢水入自澤口直抵監利城北門江與漢僅隔里許監利前阻江而後迫漢滇黔辰沅之水又盡出洞庭橫截其下流故監利之江獨爲難治今請令監利沔陽不受漢水涓滴之害而後可言治江盡疏漢水北岸支河導使北流滙三臺諸湖徐行達江而後可言治漢順其自然之性二水分途而不相侵夫然後漢治而江亦治書云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沱潛者江漢之支流也支流不導荆土無作乂之期甚明今江漢並以一水受眾流其中復無閒曠地俾之宣洩監沔之民豈有平土而居之望乎且夫治水者固貴行其所無事亦恃吾利導有方不假障遏蹙迫而以勢驅之其要惟在疏支河支河廢塞以來平時不通舟楫之利盛水仍不免漫溢之害支河疏則有利無害殺經流之怒徐引而注之尾間賈生所謂眾建而少其力者書云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三澨之地前人未詳以僕度之當在今天門漢川應城昆連之龍骨三臺諸大湖下通孝感黃陂漢北流至此地曠勢緩游波不迫上可免逆流衝決之憂下不至助江爲暴此神禹深慮長算萬世不易之策今使二千餘里之水直行達江江不能受則倒溢爲災南北十餘口沃壤盡爲澤國於是起灘隄建石磯以與水爭皆目前粗安之計非長策也往年王家營決堵築連歲而工不集 朝廷發帑金數十萬築隄十餘里屹若金城其應修之工沿漢兩岸尙不下二千餘里隄決一孔則前功盡棄帑金非可數發安可付百萬生靈於一擲哉

僕故曰禦險惟借隄防經久必資疏濬亦當歲舉使九穴十三口之故道可復監利之境何至年年告潰君處爲民請命之時幸熟思之唐侯曰謹受教

李穆堂宗子主祭議書後

張泰來

穆堂言封建廢世祿不行公卿以下皆不能宗子其說似矣然考之大傳惟公子之宗道由君特置若夫別子爲主祭別爲宗祭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皆以適長爲主名不必有朝廷特立之名也隸庶寒餓辱身賤行固有難以奉爲宗子而統屬族人者要亦末世宗法之不行固難若如程朱之說立宗子行宗道則皆知敬宗皆知收



族必能通有無而卹患難更有貴顯者出焉富教之謀尤必先於宗子其患如此者亦少矣若謂宗子田夫野服不得僭行灌獻此則於制禮本源有大相牴牾者曾子問有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姓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夫身爲大夫而三廟必立於宗子之家士主大夫之祭不爲僭則庶人宜可類推况有罪居他國正使有爵亦削之爲庶人猶必以孝子屬之則宗子愚賤不在所斥明矣且喪服之有絕降也乃以國事王事不得不爾其實罪在大辟君爲之變

沔陽州志

卷十一 藝文

雜論

五

如其倫之喪矣三命之不齒於族也乃飲酒於序黨正爲主人兼用貴貴之禮其實在宗廟之中燕毛序齒矣今乃據此而謂七品以朝服且絕彼族人無服而愚賤者安得越而上卽此以觀身貴而族賤遂將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乎吾恐以其賢智先人以富貴加父兄宗族不知若何也然則李文貞謂使宗子與爵尊者同主祭其不可乎曰此調停之說喪無二孤則祭亦無二主孝子爲介子薦此古今之通義也然則所議族置義田立義學以處宗子亦盡善矣乎曰程子所謂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朱子所謂宗法須使宗室及世族先行方使以下士大夫家行之正以必兼養教其道無出於



此乃云若立宗子則不知如何而立已涉於躁至深譏朱子非嫡長子不得祭其父之說此非朱子之說也支子不祭庶子不祭禮經蓋重言之而極爲排斥則亦異同之見不得其平而已至云宗子不能自致名位則公舉於官給以冠帶如後世祀生社生庶可配尊者而主祀事則所見未免淺鄙鬼神享於克誠不在冠帶支子貴而必有冠帶之嫡長以配之則貴者亦未必賢矣要以泥於貴貴之見故立言之偏如此